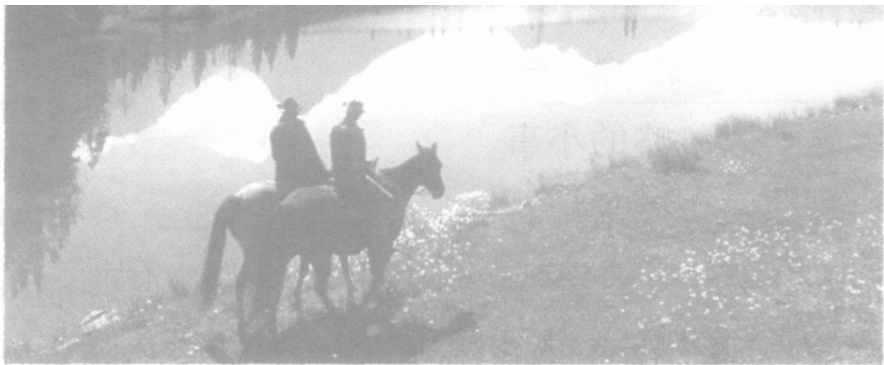


# BROKEBACK MOUNTAIN<sup>\*</sup>

## 断背山



文/〔美国〕拉里·麦克默特里 戴安娜·奥萨纳 译/李二仕

外景 怀俄明州高速路 夜晚(差不多天明了) 1963年

一辆运牲畜的卡车,车上并未载货,正独自行驶在西部荒原的高速路上。\*

东方露出了黎明时第一道微弱的曙光。在荒原的另一端,大约20英里开外,闪烁的灯光像落在大地上的星星般地在广袤漆黑的荒原上闪烁。

卡车轰鸣着继续前行。

内景 怀俄明高速路 卡车车厢  
夜晚 时间同前

此时天色微亮,但是大部分荒原仍被笼罩在漆黑的天色里,前面大约5英里处,西格纳尔镇的灯光显得更近了,也比较清楚了。

我们看不清司机,此时他鲁莽地让卡车疾驶。

我们看到了这位卡车的乘客:他就

是恩尼斯·德尔马,大约20岁,无论是外貌、秉性还是举止都不怎么张扬外露,但是能让人很快察觉到——他是那种因成绩不佳而辍学的高中生,是在艰难和穷困的环境下长大的农村孩子,所以他的言谈做派举止都显出粗糙和野性,而对于喜怒哀乐等人之常情也不溢于言表。他那身褪色的牛仔衬衣已显得不合体,衬衣的袖子已经嫌短了,只好让袖口的扣子松开着。

恩尼斯直盯着前面镇子上的灯。

外景 西格纳尔镇 大街 白天  
(稍后)

随着一声急刹车,卡车停下来,停在了一家服务站的门前。

恩尼斯走下卡车,没有带行李箱,只

---

\* 译自《断背山:从故事到剧本》(美国纽约  
斯克萊布諾,2005年10月)。——编者

是提着一个普通的大麻布袋,里面装着他的另一套衬衫和利维斯牌牛仔褲。就在他的双脚刚刚跳到地面上的那一刹那,卡车再次开动,扬尘落到他的身上。

恩尼斯身材瘦高,他那身肌肉和柔韧的躯体,天生就是当牛仔和擅长打斗的料。这会儿他舒展了一下身体。

西格纳尔镇街上空无一人。过了一会儿,恩尼斯提起那麻布袋,向前走去。

外景 西格纳尔镇 拖车 白天  
阳光洒满大地,但时间仍是清晨。微风轻拂,吹出一些响动。

恩尼斯靠在一个邋遢的拖车式的房子旁边,门上有一块弧形的标牌,上面写着:农牧场雇用处。他抽着烟,等着。

他看见一辆破旧的敞篷小货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恩尼斯这才注意到这辆车不仅消声器不好,而且还有很多毛病。当它驶进雇用处那沙砾铺就的停车场时,车身跌跌撞撞,有好几个部件“劈啪”作响,随后又像死了一般声息全无。

司机在驾驶员的座位上歇了片刻,然后走出来,以一种厌恶的情绪“砰”地撞上了车门。

他叫杰克·特维斯特:也像恩尼斯一样,一副没受过良好教育,粗犷的乡下男孩的模样;但在外貌和神态上却有些不同:在情感的流露上他不是那么无动于衷,而更像一个充满渴望和梦想的年轻人。他很容易展现出笑容,因而显得更有亲和力,也更有吸引力。他也是20岁左右,不如恩尼斯高,身子更为结实精瘦,黑头发,留有短而粗的胡须。他穿着牛仔褲,褪色的衬衣,系着牛仔用的宽皮带,

戴着牛仔帽,脚上的靴子也快破了。

起先他没注意到恩尼斯。待他注意到时,又显得有些矜持。他望着恩尼斯——然后又望向别处。俩人都自顾自待着,完全漠视对方的存在。

外景 西格纳尔镇 拖车 白天  
(稍后)

现在是早上8点。风力明显有些增强。杰克正尝试着利用车窗旁的后视镜修脸刮胡子,他拿着一只锡制的杯子,里面放着一把老旧的金属片剃须刀和一些水。他正在刮去脸上的须茬,这种作法似乎有些别扭,但他仍继续刮着。

外景 西格纳尔镇 拖车 白天  
(稍后)

一辆旧的旅行车驶来,呼啸着进入停车场,车后面扬起一阵沙尘。恩尼斯跳起身来让路,这辆旅行车就停在了距拖车办公室一侧两英尺的地方。

旅行车的司机名叫乔·埃圭尔,一个健壮结实的高个中年人。他显得很精明,头发呈烟灰般的灰白色。他从车上走下来时,我们看见车内的后视镜上悬挂着一个塑料做的赌博骰子。他刚下车,然后又上去取一只超大的咖啡杯子。

乔往拖车办公室门口走的时候,先是盯着恩尼斯,接着又看看杰克。

恩尼斯和杰克却一动不动。

乔进到办公室。门“砰”地关上了。恩尼斯那双粗大的手还插在裤子口袋里。

杰克却摘下帽子,显得有些迟疑。

乔·埃圭尔(头探出门外):你俩想找活干,就不要傻愣着站在外面,快点儿。

恩尼斯抓起他那包衣物,瞅了一眼

杰克，朝屋里走去。杰克也跟着进去了。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内景 西格纳尔镇 拖车办公室

白天(稍后)

这是一间布满了灰尘，让人有一种窒息感的拖车办公室，窗上歪歪斜斜地挂着软百叶帘。桌子上杂乱地放着些纸张，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只有一把多余的椅子。埃圭尔办公桌后面墙上的钉子上，悬挂着一副双筒望远镜。

恩尼斯和杰克都站着。

乔·埃圭尔坐在他的旋转椅上，宣布他的要求——

乔·埃圭尔：在断背山，林业局划出了一块地方，用作宿营地。这营地离放牧区有三四英里远。晚上若没人看守，羊群就会被野兽吃掉。(停顿)所以我现在(望着恩尼斯)需要一个人来看守。你就呆在林业局规定的地方看管营地。而牧羊人……(指着杰克)你得单独搭个帐篷，跟羊群呆在一起，而且睡也要和羊群在一起。睡觉就在山上睡。早晚饭可以回营地

吃。但夜里必须和羊群一起睡。一定不准生火，不准留下宿营痕迹。每天清早要把帐篷收起来，以防林业局来巡查。

电话铃响了。乔抓起话筒，听电话，皱起了眉头——

乔·埃圭尔(继续)：什么事？不行，不行！你这辈子都别他妈指望。(挂上电话，继续)带上牧羊犬，猎枪，你就睡在山上。

乔·埃圭尔(继续)：去年夏天我的羊群损失了近四分之一，今年我不希望再损失。你嘛……(指着恩尼斯——把他也算进来)，每礼拜五中午在桥下候着，带上所需用品的清单和驮货的骡子。到时送货的人会开着他的敞篷小货车在那里等你。

乔抓起一只廉价的小闹钟，掷向恩尼斯，后者稳稳接住，乔颇感意外。

乔·埃圭尔(继续)：明早我会开车送你们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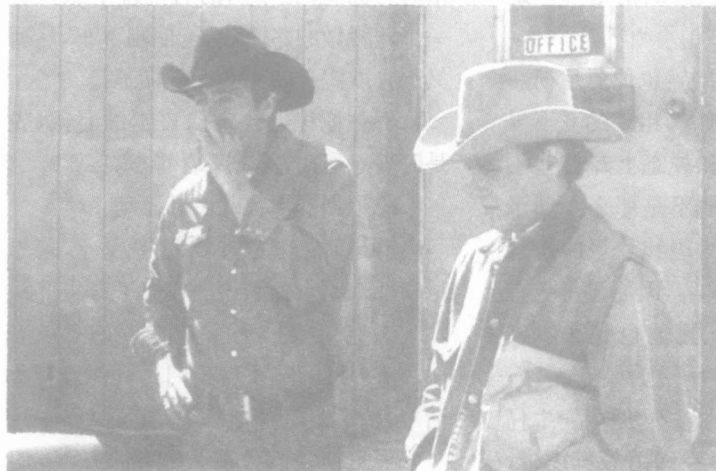
乔点燃一支烟。他抓起电话，停顿了一会儿。狠狠地盯着恩尼斯和杰克。

恩尼斯和杰克有些尴尬，他们意识到自己该走了。

他们离开这间办公室。

外景 西格纳尔镇 拖车  
白天 (稍后)

拖车办公室的门又在他们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杰克走下门外的三级台阶。恩尼斯停在最下面



一级台阶上,环视周围荒凉的景色。杰克笑了,伸出手来——

杰克: 杰克·特维斯特。

恩尼斯(握着杰克的手): 恩尼斯。停了一会儿。

杰克: 你们家就姓恩尼斯?

恩尼斯(过了一会儿): 姓德尔马。

杰克: 很高兴认识你, 恩尼斯·德尔马。

恩尼斯只顾看着埃圭尔给的钟表。

外景 西格纳尔镇 街上 白天

杰克和恩尼斯走在西格纳尔的主要街道上,他们朝酒吧走去。杰克在前面引路。

内景 西格纳尔镇 早晨

酒吧的房间宽大而又有纵深感。所有的椅子都倒过来叠放在桌上。酒吧里除了招待和一位女侍应,没有别的人。

恩尼斯和杰克坐下,都端着长颈玻璃啤酒瓶喝酒。

恩尼斯从酒瓶上撕下商标。杰克面前的吧台上已摆放了好几个空瓶。

杰克: 我是第二次来这儿。去年下了一场雷雨,闪电霹死了42只羊。(摇摇头)我想,羊尸的臭味都会让我窒息。埃圭尔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好像我是管打雷闪电的(喝酒)。但是回家为我老爹干活,怎么干都不能让他高兴,一点辙都没有。所以我才参加牛仔竞技比赛。(自豪地敲打着他身上的竞技牛仔皮带扣)你有没有参加过?

恩尼斯(言简意赅): 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偶尔会参加。如果我口袋里有钱买入场券的话。

杰克: 是吧。你家有农场吗?

恩尼斯: 以前有。

杰克: 你爹妈撒手不管你了?

恩尼斯(僵硬地): 不,他们撒手人寰了。他们以43英里的速度在一个弯道上行驶,结果从弯道上掉了下去,俩人都丧命了。银行收回了农场。我基本上是由哥哥姐姐带大的。

杰克: 老天,真够苦的。

外景 断背山 怀俄明州 小道的起点 白天 1963年

两辆运羊的大卡车和一对马拉的拖车正在通往断背山的小道上卸货。这里的山道位置已经很高了,但仍掩映在山中的树林下面。四处弥散着羊群的叫声。

巴斯克正在教恩尼斯如何在骡背上装载货物。恩尼斯在一边看着,巴斯克熟练地把骡背两边驮的包裹勾连在一起。

杰克已经骑到马背上了。几只牧羊犬在圈羊。

巴斯克: 不要让羊走丢了,不然老乔要你们好看。惟一要提醒你们的是,物品清单上不要写汤料。(吐了口唾沫)装汤料的盒子很难打包。

恩尼斯: 我从不喝汤。

杰克骑在马上——那马开始蹦跳。

恩尼斯(继续): 当心,那匹马看上去很容易受惊。

杰克(过于自信地): 还没有马能把我从背上掀下来。快上路吧。除非你想一整天都这么无谓地消耗掉。

外景 断背山 白天

一千只羊、几只牧羊犬、马匹、杰克和恩尼斯,以及驮着背包的骡子,慢悠悠

地穿行在树林中,随后进入山林里一大片开满鲜花的草地。

外景 断背山 山中小道的起点  
白天

一组羊群移动的蒙太奇段落——

好壮观的场景:羊群在吃草,牧羊犬在睡觉,恩尼斯和杰克照看着羊群。羊群扩散到没有树丛的开阔地上,除了天地,一望无垠,而且天高云远。

1. 两个人吹着口哨,他们一边赶羊,一边吆喝着狗。

2. 羊群正在爬山,杰克救起一只落水的羊。

3. 他俩继续赶着羊群进到山里去,牧羊犬驱赶着掉队的羊。

4. 我们看见他俩各自呆在自己的营地里,都抽着烟,陷入了沉思。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黄昏

我们看见恩尼斯和杰克都在安排营地:锯木头,生火,搭帐篷。杰克从小溪里打了一桶水。马鞍收起来了,马匹在休息,它们被拴起来了。杰克把食物放到高树上,以免熊可以够得着。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黄昏

远处传来羊的叫声。

杰克吃完了早餐。

杰克(抱怨):他娘的!真想快点拿到工钱。这样就不用再受老乔这个家伙的窝囊气了。

恩尼斯:我要攒钱买房子。等我下山后,阿尔玛和我就准备结婚。

杰克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身子——

杰克:妈的,又要和羊睡在一起,又不准生火,什么废话。埃圭尔凭什么让我

们言听计从。

外景 断背山 恩尼斯的营地 白天

恩尼斯坐着吸烟,看着杰克上马。

杰克离开。

外景 断背山 白天 黄昏

山中薄暮。

杰克起身,手中抱着一只羊,他靠着一个木桩小睡,旁边是一只牧羊犬。

外景 断背山 杰克的营地 晚上

杰克借着月光,坐在漆黑的营地里,遥望着恩尼斯和他身边的篝火,那是广袤的黑沉沉的山林中的一点亮光。

内景 断背山 恩尼斯的营地 黄昏

恩尼斯在自己的帐篷里削着木头模型。他看着外面的雨。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白天 清晨

杰克在树下给马装上鞍子。山中雾气缭绕,那开阔而且长满青草的平地一时看不见了。恩尼斯在火旁洗碟子。

杰克骑上一匹棕红色的母马。它蹦跳了一阵。杰克很好地控制住了它。

杰克:别再煮豆子了。

杰克策马走了。恩尼斯看着他离去。

外景 断背山 白天

杰克现在和羊群站在一起。他举着来福枪,瞄准了一头硕大的丛林狼。

他开枪了。没打中。

杰克:他娘的!该死!

外景 断背山 桥 中午

恩尼斯让两头骡子驮上大背包。他退后几步,凝视着骡子,然后摇摇头。

巴斯克注视着这一切——

巴斯克: 有啥问题吗?

恩尼斯: 里面怎么没有奶粉和土豆?

巴斯克: 我们只有这些了。

恩尼斯把订货清单递给巴斯克 ——

恩尼斯: 这是下礼拜要的。

巴斯克审阅着恩尼斯的清单。

巴斯克(低头看着清单): 还以为你不喝汤呢?

恩尼斯: 豆子都吃腻味了。

巴斯克: 这么快就吃腻味了, 夏天还长着呢。

恩尼斯没有理会巴斯克的回应。

恩尼斯骑上了他的那匹高大, 四肢瘦长的土黄色的马, 然后牵着两头骡子回山上去。

外景 断背山 白天

恩尼斯坐在马上, 牵着两头骡子沿山路前行。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骑在马上的感觉, 也沉醉在山林的静寂氛围里。

在一个拐弯处, 恩尼斯的马突然止步不前, 惊得立了起来: 小溪对面的山路中出现了一头小黑熊。恩尼斯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又在岩石上打了好几个滚。

黑熊慌忙窜入了灌木丛。马也跑开了, 消失在山林的小径上; 两头骡子也跑了。当它们穿过丛林和灌木时, 背上驮的货物袋子也被撕开, 食物撒得满地都是。面粉袋也裂了, 空中飞着白云状的粉末。

恩尼斯坐起来。他的太阳穴被划破了, 鲜血不断涌出, 并且顺着脸颊直流。

他爬起来, 直直地立在那里 ——

恩尼斯(非常气恼地): 回来, 死畜生!

他沿着小路踉踉跄跄地跑去追赶马

和骡子。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黄昏

杰克放牧回到营地, 饥肠辘辘, 想找东西充饥。而恩尼斯却不见了踪影。杰克向帐篷里一望, 里面空空如也。

杰克: 见鬼!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晚上

营地的篝火在杰克的脸上闪烁。他扫视着周围的森林。恩尼斯不是那种不负责任拖拉迟延的人, 杰克开始担心, 而且越来越不安。他喝了一口威士忌, 抬头看见恩尼斯骑着一匹名叫“雪茄”的马回到营地来了。他下马, 因为天色的漆黑, 看不清他的脸。

杰克看上去不是生气, 而更多的是担忧。但他尽量掩盖自己的关切之情, 表现出某种愤慨 ——

杰克: 你死哪儿去了, 恩尼斯? 我在山上看了一整天羊, 回来饿得要死。结果又是吃煮豆子。

恩尼斯(筋疲力尽): 碰到一头熊。(指着他的马) 这该死的马受惊乱窜, 骡子也跑了。把食物撒了一地。(稍顿, 继续)。现在只有豆子可吃了。

杰克把水壶递给恩尼斯, 他把它推开了。

恩尼斯(继续): 有威士忌吗?

杰克抓起威士忌酒瓶, 递给恩尼斯。他抓过酒瓶, 喝了一大口。

杰克解下系在颈项上的大手帕, 把它折起来, 接过恩尼斯手上的威士忌, 倒了一些酒在手帕上。然后, 想给恩尼斯擦拭额上的伤。杰克似乎有些迟疑……显出某种尴尬窘迫……把手帕递给恩尼

斯。

恩尼斯接过手帕,小心地擦拭伤口。  
因伤口很痛他的手又缩了回来。

杰克:好了,咱们得想办法改善一下伙食才行。干脆宰只羊来吃得了。

恩尼斯:要是被埃圭尔发现了怎么办?我们是来看羊的,不是来吃羊的。

杰克:你真是死脑筋。这里有上千头羊哪!

恩尼斯:我还是吃豆子得了。

杰克:我才不吃哪。

外景 断背山 草地 白天

一声来复枪响:恩尼斯把枪放下。

一只双角的雄鹿应声倒地。

杰克高兴地笑着,大声喝彩叫唤,他站在恩尼斯身后望向伙伴刚才开枪的方向——

杰克:喔,喔!

恩尼斯:实在受不了你那臭枪法

杰克:我们赶紧撤吧。因为这头鹿,让动物保护协会逮着了可不爽。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黄昏

杰克和恩尼斯围坐在营地篝火旁,默默地吃着鹿肉。

我们所能听见的声响是他们的剁肉和咀嚼声音,以及篝火燃烧的爆裂声。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傍晚

杰克骑着他的棕红色母马慢跑过来,然后下马。他径自朝篝火走去——

杰克(郁闷地):我每天都要跑上四个来回。早上回来吃早饭,然后回去看羊;晚上伺候它们睡下后,再下山来吃晚饭,然后又得回去看着。半夜还要起来提防那些野狼。(他又拿了一瓶啤酒,打开)

埃圭尔凭什么让我遭这份罪。

恩尼斯(递给杰克一个盘子):想跟我换工的话,我不介意到山上睡的。

杰克(接过盘子):不是这问题,问题是我俩应该在这里过夜。山上那个该死的帐篷有股猫尿味,甚至比猫尿更难闻。

恩尼斯(重复):我不介意去山上。

杰克(看着恩尼斯):我很乐意跟你换工,但话说在前头,我的厨艺可是很糟的(稍顿,继续),我开瓶盖倒是很在行。

恩尼斯(吃着东西):那你也不会比我糟到哪儿去。

外景 断背山 恩尼斯的营地 深夜

恩尼斯把一些饼干盒和一罐咖啡打包捆在马背上,然后骑上马。

杰克:在山上可没安稳觉睡的,这一点我要提醒你。

恩尼斯沉默无言,策马走了。

外景 断背山 恩尼斯的营地 晚上

杰克削着土豆,在准备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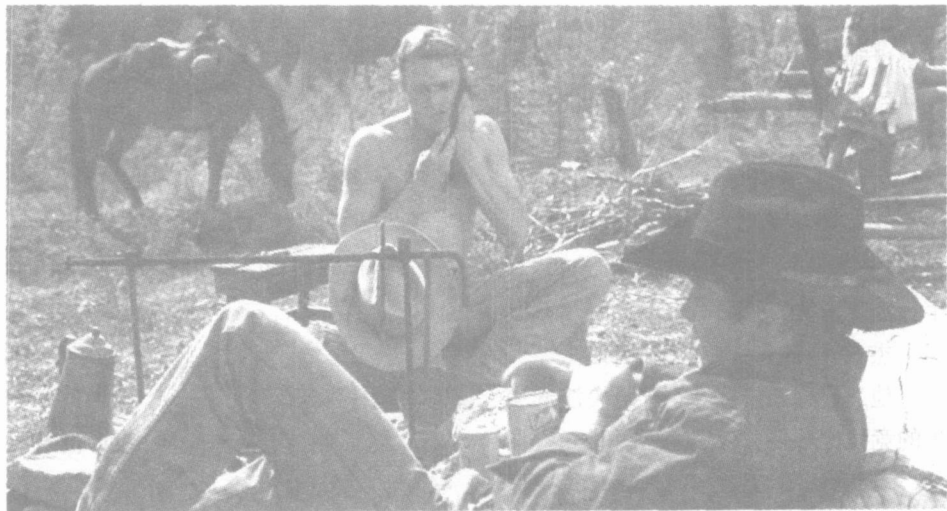
恩尼斯只穿着牛仔裤和靴子,上身裸露没穿衬衣。他就着一大盆热水刮脸。

恩尼斯:昨晚干掉了一头狼。个头真他妈大。胯下那俩蛋大的跟苹果似的。看那架势,好像能吃掉整头骆驼。(往脸上拍点儿水)你要不要来点热水?

杰克(咧嘴笑,摇头):都是给你的。

恩尼斯脱掉靴子,袜子,然后脱下他的牛仔裤——里面没穿内裤。他用毛巾在腋下,然后是两腿之间擦洗。

暮色中杰克搞定了晚饭,只见他叼着的香烟的火光在来回晃动。



杰克的神情有些冷漠。

外景 断背山 恩尼斯的营地 深夜

恩尼斯坐着吃完了晚饭。他背靠一根木头，靴子放在篝火旁，旁边是两个空的豆子罐头盒，里面还放着两把勺，还有一些吃剩的烤土豆。

杰克刚小便完，在系裤子。

恩尼斯边抽烟，边喝威士忌。

杰克走上前来，用手指拨弄着他做竞技牛仔时赢来的皮带上的大扣子。然后在恩尼斯的对面坐下。

旁边的溪水汨汨地流淌。

恩尼斯：我很少参加牛仔竞技。就算在马背上坚持八秒又怎样？

杰克：可以赚到钱啊。

杰克终于扣好了他的皮带扣，坐到恩尼斯的身旁，并且抓过威士忌酒瓶，喝了一口。

恩尼斯（露出他们相遇以来第一次笑容）：确实如此。如果被马踩倒，是吗？

杰克：我爹曾是个骑牛士。在他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叱咤风云。但他对这类事总避而不谈。从来没教过我什么，也从来没去看过我比赛。

他伸手去拿豆子罐头盒，开始搜刮盒底剩余的豆子。

杰克（吃着，继续）：你大哥大姐对你还好吧（把罐头盒扔进火里）？

恩尼斯：我父母死后，他们都尽心尽力地照顾我。要知道，爹妈给我们留下的，也就咖啡罐里的24块钱。

稍顿。他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

恩尼斯：我开着一辆破车上了一年中学。车子坏了就再也没上学。后来我姐嫁给了一个粗汉，搬到卡斯帕去了。于是我和哥俩人，就跑到了沃兰附近的一个农场干活。我19岁那年，他也结婚了。家里也没有我呆的地方。所以就跑到这儿来了。

沉默。杰克看着恩尼斯，笑了。

恩尼斯（继续）：怎么了？



杰克:伙计,你这两礼拜说的话加起来都没刚才说的多。

恩尼斯笑了,这是他第一次笑出声来——

恩尼斯:老天,我一整年的话也没刚才多。(想起什么)我老爹的套绳功夫不错。但他也不怎么参加比赛。他觉得竞技牛仔都是群傻蛋。

杰克:他们真他妈的是那样!

他站起来,在篝火旁开始表演起骑马的竞技比赛来,又是跳又是扭——

杰克(继续):咍一哈,咍哈!我要激发出它的癫狂!朝看台上的姑娘们招手!狂牛四脚乱踢,但就是拿我没辙。没辙!咍哈!

恩尼斯:我老爹说的没错。

他们都大笑,几乎喊出声来了。

外景 断背山 深夜

恩尼斯骑着马,引着骡子,驰入晚风中。

外景 断背山 白天

恩尼斯和杰克,牧羊狗以及羊群,他们往高处的山林走,迁往新的牧地。他俩都骑在马背上。杰克还牵着驮着背包的骡子。恩尼斯和牧羊犬在给羊群开路。

外景 断背山 傍晚

他俩在营建新的露宿地,这次他们的工作更是粗陋。杰克和恩尼斯显得更友好,彼此也更为熟悉了。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夜幕降临

帐篷有点倾斜,但毕竟搭建起来了。恩尼斯还在努力调节一个支撑帐篷的杆子。杰克坐在篝火旁,轻声吹奏着一只破口琴,时而吹出几句竞技牛仔的曲调。他

身边放着一个威士忌酒瓶。

恩尼斯:帐篷搭得有点问题。

杰克停止吹奏,望着恩尼斯和眼前的帐篷。

杰克:甬管了,凑合就行啦(又吹奏起来)!

恩尼斯(逗乐了):那口琴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杰克:有一次我从马背上掉下来,不小心给压坏了。

恩尼斯:是吗?你好像说过,没有马能把你掀翻的。

杰克:那是一匹走运的马。

恩尼斯:要是我走运的话,那口琴就该一分为二了。

俩人都笑了。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晚上(太阳落山)

杰克喝醉了,他唱着一首圣灵降临节的歌曲——《流水伴随耶稣》,这是一首哀怨,如同挽歌般的曲调,引起远处野狼的嚎叫。

杰克(唱):“末日将近,你我相见,流水伴随耶稣,带我同行……”

恩尼斯:唱得不错。

杰克(稍顿):我老妈很信“圣灵降临”这种事。

恩尼斯:是吗?那到底什么是圣灵降临?(稍顿)我的意思是,我爹妈都是卫理公会的信徒。

杰克:圣灵降临嘛……(意识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老妈从来没给我解释过。(稍顿)我猜就是世界末日来临时,比方像你

这样的人，都要直接下地狱。

恩尼斯：噢，噢，说你自己好了。你也许是个罪人，但我还没捞着那个机会。

他们又都开怀大笑，情绪高涨激昂。

外景 断背山 晚上(稍后)

月亮已经升上来了，时间大概是夜里两点了。

恩尼斯已经醉醺醺了，摊开四肢，仰卧在地上，但是仍挣扎着站起身来。

恩尼斯：该死！现在要上山看羊去。

杰克：你站都站不起来了，现在回去也太晚了。

恩尼斯：还有多余的毛毯吗？我今晚就在这儿打个小盹。明天天一亮就走。

杰克扔给他一条毯子。

恩尼斯把毯子裹在身上，然后在篝火旁躺下。

杰克(怀疑地)：火一灭，非冻掉你屁股不可。你还是到帐篷里睡吧。随你便吧(站起来)。

杰克踉踉跄跄地走进帐篷，脱掉靴子，就在地铺上躺下睡着了。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晚上(稍后)

夜晚最冷的时候。火已经熄灭了。

恩尼斯冻得瑟瑟发抖，牙齿打战。

杰克望着外面——

杰克(有些生气，睡意未醒的样子)：恩尼斯！

恩尼斯：干吗？

杰克：别瞎折腾了。快进帐篷来吧。

恩尼斯实在无法抵抗寒冷，站起身来，蹒跚着钻进了帐篷。

内景 断背山 营地 帐篷 黎明前的黑暗

俩人挤在杰克的被窝里备感温暖。

杰克此刻完全醒了。恩尼斯仰躺着，半睡半醒。杰克试探性地抓住恩尼斯的一只大手，把它从被子外面拉回被窝，又把它放到自己的腹股沟处。

恩尼斯睡意全无，意识到自己的手的位置……突然，他把手撤走，像是触到火一样。

恩尼斯：你干嘛？

杰克移近恩尼斯，开始脱他的外套，并且试图解开他的裤子。

恩尼斯把杰克翻过身来，也开始松开他的皮带，并且用一只手把他的裤子褪下，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把杰克掀起，让他伏在地上。

杰克没有反抗。恩尼斯在手掌心吐了口唾沫，然后开始让自己兴奋起来。

他们默然地行动着，只听见几声粗砺的喘气声。

恩尼斯开始颤抖。接着他完事了，躺下来，两个人都睡着了。

内景 断背山 营地 帐篷 里面通亮

恩尼斯醒来时，朝霞升起。杰克还在熟睡中。恩尼斯感到头痛欲裂，他从被窝里爬出来，裤子还绕在膝盖上。他拉起裤子穿好，然后走出帐篷。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白天 早晨(稍后)

恩尼斯刚刚上马。

杰克系上裤子的扣子，正好从帐篷里走出来。

杰克：等你回来吃晚饭。

恩尼斯点点头。



恩尼斯骑马离开。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早晨

恩尼斯骑着他黄灰色的马，沿着山脊前行。

头脑里像有什么东西在啃啮着他。

外景 断背山 草地 白天

恩尼斯在草场放牧。牧羊犬奔跑着向羊群吼叫。羊群在吃草。有一只牧羊犬叫声渐响。恩尼斯骑马过去，发现一只被撕碎的羊，很明显是野狼干的。

恩尼斯的脸上掠过一阵羞辱感。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白天

那天天空突然变得晦暗。虽然还是夏天，但是风透着一股凉意。

杰克只穿着靴子，正在洗衣服。他的身子在发抖。他蹲在溪水边，认真地洗着恩尼斯的一件衬衣。这是一件粗斜纹棉布翻领的西部样式的衬衣。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傍晚

杰克斜躺在地上。眺望着远处正在吃草的羊群。恩尼斯走上前。站住，同样

把目光眺望远方——

恩尼斯：那事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杰克：这只是我俩的事。

恩尼斯：你知道我不是“同志”。

杰克：我也不是。

两个人都把目光望向远处，沉默无言。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帐篷 晚上

落日的余晖把天边染成了橘黄色和紫色。恩尼斯独自一人坐在篝火旁。远处传来野狼的吼叫。杰克呆在帐篷里。

恩尼斯沉思着，他望向帐篷，打定主意——

他站起来。朝帐篷走去。

内景 断背山 帐篷 晚上 时间

接前

杰克坐在铺盖上，光着身子，他的衬衣搭在自己的大腿上。他抬头看着恩尼斯进来。

恩尼斯忐忑不安地探身进入帐篷。杰克向他伸出手。

恩尼斯抓着杰克的手。杰克把他拽

进来。

杰克温柔、真切地用手捧着恩尼斯的脸——

杰克：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杰克吻了吻他。

他们躺下，拥抱，接吻。

外景 断背山 白天 双筒望远镜  
视点

我们通过一个双筒望远镜看着断背山上营地的主要区域。

镜头摇摄营地。镜头里有马、牧羊犬，然后有些虚焦。

焦点突然异常清晰：两个男人在彼此拽扯衣服，他们嬉戏、奔跑、逗笑。

外景 断背山 白天 时间接前

我们看到是乔·埃圭尔的望远镜。他骑在马背上。

我们看见乔·埃圭尔在注视什么。

他举起望远镜——再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望远镜。

从他的表情，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不喜欢自己看到的场景。根本就不喜欢。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下午

杰克正用斧头劈生火用的木头。

埃圭尔骑马过来。

他生硬地盯着杰克——

乔·埃圭尔：特维斯特，你叔叔哈罗德得了肺炎住院。医生认为不见得会康复（停顿）。你老妈叫我给你捎个信。我这就来了。

杰克：真是坏消息。不过，我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

乔·埃圭尔（目光严厉）：下了山也不

见得就能帮上忙。除非你会治肺炎。

埃圭尔盯视着杰克。他举起望远镜瞄向草场，那是恩尼斯呆的地方。

我们看见：恩尼斯骑在马背上，一副地道的牧羊人的样子，一只生病的羊羔躺在他的马鞍上，后面跟着牧羊犬。

埃圭尔放下望远镜，再次严厉地看着杰克。看了一阵，转头，骑马走开了。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深夜

风越刮越猛。恩尼斯和杰克收拾碗碟、毯子，并且竭力抓抢自己的衣物，以免被风刮跑了。帐篷的四周开始摇晃，像是要倾斜倒塌的样子。冰雹从天而降。

杰克：噢，老天！

他俩都挣扎着跑进帐篷里，拉下门帘。但风仍把门帘吹开了。帐篷此时摇晃得更厉害了，看上去要被风刮跑了。

恩尼斯（望向外面）：今晚我不回去的话，羊群都会稀里哗啦散了伙。

杰克（待在门口）：这么大风，没准连你都会从马上刮飞，还是保命要紧。赶快拉起帐篷！

外景 断背山 白天

一个天色晦暗、气候寒冷的早晨。

恩尼斯和杰克都骑在马上，牧羊犬也高度警惕。他们脸色阴郁，看着团团打转的一大群羊。

大约20英尺外，有两个说智利语的牧羊人，他们看着眼前一大堆错落混杂的羊群，神情阴郁，动作也显得十分狂乱无措。

恩尼斯：我们这下怎么办？

杰克：只能快点儿……把我们的羊一只只挑出来，和智利人的羊分开。

外景 断背山 白天

恩尼斯骑在马上, 杰克在地上走, 牧羊犬和那两个智利人, 都忙碌着; 尘土飞扬, 羊群相混, 真是杂乱不堪。他们竭力把混在一起的两拨羊区分开来。

杰克(抓着一只羊, 试图看清楚羊身上的标记, 但是记号已经模糊不清了): 该死, 半数的记号都不见了。

恩尼斯(竭力想把一群可怜的小羊从主要的羊群里分出来): 尽力而为吧, 至少我们要把数目弄对, 这样才好向埃圭尔交待。

杰克: 去他娘的!

恩尼斯(绝望地, 还想强调什么): 怎么, 你要和埃圭尔对着干? 我们暂时还要靠他吃饭的。忍一时之气吧, 杰克。

杰克没回应, 他弯下腰, 继续检查羊的标记, 然后把检出的羊拖到一边。

恩尼斯也只能艰难地把属于自己看管的羊分检出来。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傍晚

杰克和恩尼斯努力把他们的羊群分检出来了, 这会儿加上牧羊犬的帮助, 羊群变得有序了, 而且开始沿着断背山的山坡向上爬行。

杰克恢复了情绪, 开始吹奏口琴。

恩尼斯(强忍着, 笑了): 再吹的话, 你就会把羊全给吹跑的。

杰克继续吹奏。

外景 断背山 清晨

恩尼斯从小帐篷里爬出来, 冻得全身发抖。平原上铺上了一英尺厚的积雪, 风光煞是漂亮。

恩尼斯在帐篷外面深一脚浅一脚地

跑着, 试图让自己身上暖和一点。

外景 断背山 清晨

恩尼斯骑在马上, 大步慢跑到营地来。不过这片营地只有个别的地方才能看到积雪的痕迹。

杰克正忙着给衣物打包。

恩尼斯: 你这是干嘛?

杰克: 埃圭尔又来了。说我叔叔又没事了。(稍顿) 埃圭尔让我们把羊赶下山去。

恩尼斯(不敢确信自己听到的话): 把羊赶下山? 为什么? 现在才8月中旬。

杰克: 他说还会有一场暴风雪, 它正从太平洋逼过来。(稍顿, 继续) 比昨晚的还厉害。

恩尼斯下了马——

恩尼斯(面色阴沉): 昨晚那场雪下了不到一小时。而且, 那混蛋扣了我们一个月的工钱。真是没天理。

稍顿。

杰克: 你要是缺钱的话, 伙计, 我可以借你。下山回西格纳尔后, 我就给你。

恩尼斯皱起眉头——

恩尼斯: 我不要你的钱。我不去那破房子……

杰克: 没关系的……

恩尼斯仍小声咒骂着。

外景 断背山 营地 早晨

他们的帐篷收起来了, 帐篷里的各种东西堆得老高。他们开始打包准备下山: 杰克勒紧他的马鞍, 然后抬头看自己的伙伴——恩尼斯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小山包上。

杰克抓起他的绳套索, 朝恩尼斯坐

着的小山丘走去——

杰克：该上路了，牛仔。

杰克开始挥舞着他的绳套，试图把绳套甩到恩尼斯的脚下，那绳套勒住了他的脚后跟——几乎将他拽倒。

恩尼斯：嘿，这可不是竞技牛仔表演。

杰克收回绳套，然后又甩一次——这次套住了恩尼斯的脚，他把恩尼斯的脚拉起来。恩尼斯倒在地上。杰克笑了。

恩尼斯拽住绳子使劲地拉——杰克被拖过来也摔倒了。他俩开始扭打。恩尼斯也是半真打半开玩笑。

杰克也不是真的要打架，但是当恩尼斯要躲闪，摆脱被擒时，他的情绪突然变得异常激烈。杰克失手一拳打在了恩尼斯的鼻梁上。鲜血涌出，两人身上都溅上了血。恩尼斯跳了起来。杰克立刻靠近，试图用自己衬衣的袖口去擦恩尼斯的鼻子。恩尼斯趁势还击，重重地打在杰克的下颚上，杰克向后踉跄，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杰克抬头看着恩尼斯，用手揉着下颚，他被打懵了，一时无言以对。

恩尼斯俯视着杰克，同时用自己那件粗斜纹布衬衫的袖口擦着血迹。这种暴怒的情绪是突然发作的，一时激起他俩更复杂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恩尼斯踉跄着走开了。

外景 断背山 平地 白天

他们赶着羊群沿着山路下山，山下的树林边有卡车在等着他们。

恩尼斯感觉自己浑身无力，他抬手、跨步都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镜头，只有

他的头是向前探着，无可奈何地往山下走着。他俩并肩骑着马，心里都有很多话想说，但又无法启齿。

外景 西格纳尔镇 羊圈 白天

乔·埃圭尔板着脸，一副严厉而不满的样子，俯视着眼前混乱的羊群。

恩尼斯和杰克倚靠在羊圈栅栏旁。

乔·埃圭尔(走过来)：有些羊真是有去无回啊！(稍顿，神色严厉)我也没指望能全数回来。你们两个农场流浪汉，别想有啥作为。

他俩很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身子，也没回应什么。

外景 西格纳尔镇 街道 白天  
风狂乱地刮着。

杰克回到他的那辆破旧的敞篷小货车里，试图发动引擎。

恩尼斯把头伸到车前盖下面，用手指拨着化油器——

恩尼斯：踩油门。

小货车有了动静。

恩尼斯继续拨弄化油器。

杰克咬着牙……小货车启动了。恩尼斯关上车盖。

杰克调整引擎，然后把车挂在空挡的位置，接着拉下紧急刹车。杰克走出车厢，他被恩尼斯拳头击中的下颚上有很大一块瘀青。

恩尼斯在自己的行李袋里翻找着自己的衣物和其他一些日用品。

恩尼斯(继续，自言自语)：……我竟然把衬衫丢在山上了……

稍顿。一阵风卷起了尘土，然后又刮来一些扬沙。

杰克(斜着眼睛,有些忐忑):明年夏天你还回来吗?

恩尼斯(停下来):也许不回了。(稍顿)我说了,11月份我就和阿尔玛结婚了。所以……我可能会找个农场做事。(稍顿)你呢?

杰克:这冬天我能到我老爹那里帮忙。(耸耸肩)要是当不了兵的话……(试图挤出笑容)也许还会回来。

一个空的食物袋被风吹着沿街跑,直到滚到杰克的货车底下,停下来。

恩尼斯:那么,我想,还能再见。

杰克:会的。

恩尼斯转身走了。

杰克坐进他的敞篷小货车,调整了一下后视镜。开车走了。

我们看见杰克透过后视镜注视着恩尼斯。恩尼斯手插在裤袋里,看着杰克的车走远。他一直这样站着。杰克的敞篷小货车很快就从视线里消失了。

恩尼斯沿着街道踱步,但是才走了不到半个街区,离别的痛惜冲击着他:好像有什么人在不断揪他的心,只分别了一会儿他就痛苦得难以自制。

恩尼斯踉跄着跑进一条巷子,跪倒在地。他跪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痛苦、思念、孤寂的情绪不断冲击自己的心灵——这种对于另一个人的情感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而且使他精疲力竭:此刻是他有生以来最为痛苦、最为纠缠混乱



的时候。同时一种矛盾的感受也交织其间——他恨自己,因为所有发生过的一切,也因为这会儿所产生的一切感受。他用双拳没命地击打墙壁,鲜血顿时从手关节上涌出。

一个牛仔经过巷子,停下来,看着恩尼斯。

恩尼斯(瞪着他):你他妈瞅什么?

那个牛仔走开了。

内景 雷弗顿 怀俄明州 教堂  
白天 1963

恩尼斯和阿尔玛在一起——她是一位娇小、美丽、长相甜美的年轻女孩,此刻正陶醉在婚礼的喜悦之中——他们双双站在教堂的圣坛前。

出席婚礼的还有一些牛仔,恩尼斯的兄长和姐姐,阿尔玛的瘦小的父母,以及阿尔玛的外婆。

恩尼斯穿着新外套,系着饰扣式领带,他有些紧张,不时整一下自己的衣领。

阿尔玛穿着一套时尚的婚纱,十分幸福。

牧师穿着格子花呢的运动装。

牧师(念祷文众人聆听):……请宽恕我们的过失。就如我们宽恕别人对我们犯下的过失。请让我们远离诱惑,远离邪恶。因为主永远是圣国,是神力,是天国的荣誉,阿门。

阿尔玛:阿门。

牧师(欢快地):……我以主赐予的权利,宣布你们结为夫妻……你可以亲吻新娘了……(眨着眼睛,微笑)……不然我可就吻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恩尼斯和阿尔玛既紧张又害羞,他们笑了,然后亲吻对方。

外景 怀俄明州 山上 冬天 白天 1964

恩尼斯和阿尔玛坐在平底雪橇上,在山坡上准备滑雪。

他们开始往山下滑,阿尔玛兴奋地大叫起来;恩尼斯也大声叫喊。

滑到坡底下的时候,雪橇翻了,他们互朝对方扔雪。

外景 怀俄明州 公路 春天 白天 1964

恩尼斯戴着一顶帽子,跟在一辆自动装卸卡车后面铺沥青。汗水浸透他的圆领衫。公路两旁长满了高高的山艾树,在滚热的风中摇摆。

恩尼斯的同事蒂姆,中年人,胖胖的,戴着眼镜,话也特别的多。他一边和恩尼斯一起工作,一边说起了笑话。

蒂姆(谈笑风生):我老婆想要我辞掉这份工作,她担心我在铲沥青时,会闪了腰。(自己不以为然)我告诉她,我们家的人都是硬腰板,软心肠。她竟然觉得这

话不好笑。(笑)我跟她说,让她保持我的硬腰板。

恩尼斯神情冷漠,似乎没什么反应,他吐口唾沫,又把额头上的汗擦去。继续铲沥青。

外景 雷弗顿 怀俄明州 汽车电影院 白天 1964

我们看见恩尼斯和阿尔玛坐在汽车里一起看电影。他们正吃着爆米花。

银幕上放映的是一部名叫《中浪聚会》的电影。

阿尔玛把头靠在恩尼斯的肩上。恩尼斯一手搂着她。阿尔玛靠的更紧了。

她已经怀孕了,而且体态已经丰满起来。她感到胎儿在动,于是她抓着恩尼斯的手,放在她的腹部。

外景 西格纳尔镇 怀俄明州 汽车电影院 白天 1964

杰克驾驶着他的小货车驶过镇上,他的车比过去更难控制、更多噪音了。

杰克留意着人行道和一些已经荒废的店铺,仿佛是在寻找什么人:他在找恩尼斯。

杰克把车停在有“农牧场雇佣处”标牌的拖车房附近脏兮兮的停车场上,尘土和沙石立刻像冰雹一样敲打着他的车窗玻璃。

内景 西格纳尔镇 拖车式房子 白天 1964

乔·埃圭尔坐在屋里,脚架在桌子上,翻着报纸,嘴里叼着牙签。一支香烟在烟灰缸里闷烧着。他听见了敲门声。

乔·埃圭尔:谁啊?

杰克走进来,门“砰”地一声在身后



关上了。

埃圭尔抬起头,有些生气的样子——

乔·埃圭尔(继续读报): 嚯,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杰克: 您好,埃圭尔先生。(很不自然的停顿) 我是来看看你今年夏天需要帮手吗?

乔·埃圭尔: 别在这儿浪费你的时间了。

杰克: 怎么,你没活要干吗?

埃圭尔眼皮也不抬一下。

杰克(继续): 断背上没活干了?

乔·埃圭尔(从报上把目光移上来): 我没活给你干。

埃圭尔冷酷地盯着杰克。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一阵尴尬: 杰克用手指抚弄着帽子边沿,看上去还想说什么。他开始向门口挪动。又停下来,转向埃圭尔——

杰克: 恩尼斯·德尔马是不是又来过?

埃圭尔的盯着他的眼神变得更为冷酷。风在拖车房外猛刮,像是把一大堆垃圾从垃圾车里倾倒下来似的,让沙石肆无忌惮地乱飞。过了好一阵风势逐渐减弱,最后才止住,周围暂时沉寂下来。

乔·埃圭尔: 看来你们俩在山上玩得挺欢的嘛。

杰克看了他一眼,这时又看见了埃圭尔脑袋后面墙上的钉子上悬挂着的硕大的双筒望远镜。

乔·埃圭尔(继续): 特维斯特,我雇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放狗去看羊。你俩却

跑到一边去浪漫玩耍。(稍顿,严厉地瞪着杰克) 现在给我出去。

外景 怀俄明州 德尔马的农场  
白天 1966

远处广袤的农场,地平线上有一座小房子。它如此孤独地耸立着,如同坐落在世界的边缘一般。料峭的风不停地刮着。

阿尔玛正从晾衣绳上取下衣物。我们看见恩尼斯的小货车,后面拽着马拉的拖车,慢慢驶近——远远看去那就像是长长路上的一个小黑点。

阿尔玛虽然穿着随意,但看上去还是漂亮的,她神情有些孤独。

内景 怀俄明州 德尔马农场的房子 白天

阿尔玛站在厨房洗涤槽边,用搓衣板洗衣服。我们听见收音机播放的节目夹杂着婴儿的啼哭声。

恩尼斯进屋来——

恩尼斯: 我的闺女们好吗?

阿尔玛: 还好,不过珍妮还在流鼻涕。

恩尼斯朝后屋走去。

外景 德尔马农场的房子 婴儿室  
白天

恩尼斯走到摇篮边,珍妮躺在里面,喘着,咳着,闹闹着。

恩尼斯抱起她,拍哄着她。

两岁的小阿尔玛,流着鼻涕,从她的小床上下来,蹒跚着走到父亲身边,拽他的大腿,希望正哄着珍妮的恩尼斯和她玩。

阿尔玛(在厨房里喊): 恩尼斯,你可

以给小阿尔玛擦擦鼻涕吗?

恩尼斯:要是我有三只手……

恩尼斯安抚着婴儿,同她说话,不停地哄着她。同时他也哄着小阿尔玛,尽力逗她开心。

内景 德尔马农场的房子 卧室  
晚上

此时阿尔玛以一种可爱和极妩媚的姿态靠近恩尼斯,她坐在恩尼斯身旁,用娇柔的胳膊搂住他。

阿尔玛:女儿们都没事吧?

恩尼斯(点头):珍妮不咳嗽了。这周末我该带她们进城去。给她们买个冰淇淋啥的。

阿尔玛:恩尼斯,我们搬到城里去,好吗?(稍顿——揣摩着他的意见)我厌倦了农场寂寞死板的日子,小阿尔玛都没有小伙伴可玩。况且,我很担心珍妮。她要是哮喘再发作的话就糟了。

恩尼斯:但是,城里的房租太贵了。

阿尔玛:在雷弗顿,有间靠近洗衣店的房子。我敢肯定,可以把那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恩尼斯:如果你愿意,你肯定也可以把这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阿尔玛:恩尼斯,我知道你也想要那种生活的。一个真正的家,女儿们也有玩伴。不用再像你那样孤独地长大。你也不希望她们孤单的,不是吗?

恩尼斯抚摸着她的乳房,然后手向下滑去。

恩尼斯:现在也并不算孤单,不是吗?

阿尔玛变的兴奋起来,同时也把他

抱得更紧了——

阿尔玛:你肯定女儿们真睡觉了?

恩尼斯:睡了。

恩尼斯此刻在阿尔玛的身上。他们亲吻。她在他身下蠕动。

恩尼斯把阿尔玛翻过来,让她趴在床上。

阿尔玛:……恩尼斯……

外景 得克萨斯州 小镇的竞技场

夏天的夜晚 1966

主持人:让牛蹦起来吧,小伙子们!这头牛很凶猛,杰克·特维斯特,坚持就是胜利!

杰克从入口跑进来。

他被凶猛的牛从背上甩下来。

主持人(继续):噢,他摔下来了!

杰克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牛也发威了,淌着口水,向杰克冲过来。

主持人:噢,当心让它踩着,小伙!牛冲着你来了!小丑快上!特维斯特先生表演精彩。他已坚持了4秒钟。

杰克打了几个滚,然后站起来——牛仔竞技场上引开牛的注意力的小丑在最关键的时刻跳了过来,他引开了牛的注意力,安全地让它离开杰克。

主持人(继续):请给咱们的小丑鼓掌!

这头牛差一点就踩踏到竞技场上另一个小丑身上。

内景 怀俄明州 酒吧 夏天的晚上(稍后)

牛仔竞技场上的那个小丑,他是个年轻人,略有大学生体育运动员的身架,

此刻他已经除去了小丑的彩装。他要了杯啤酒。

杰克也在酒吧里——注视着那个青年。

正当酒吧的服务生把那个小丑点的啤酒端过来的时候,杰克探身过去,伸出手来,付给服务生一些钱。

看上去这个小丑有些惊讶。

杰克(对酒吧招待):吉博兄弟的啤酒我请了。他是我合作过的最出色的牛仔小丑。

杰克和吉博并肩坐在一起。

吉博(坚决地):谢了,伙计。如果每个我帮助过的牛仔都请我喝酒的话,我早就成为酒鬼了……

某种感应和内心的颤动,让吉博产生一种很不安的感觉……当然他仍保持着极友好的态度……他站起来——

吉博(继续):扮小丑替你们引开牛是我的工作。还是省下钱来买下次入场券吧,伙计。

杰克看着吉博走开了,他只好坐下,旁边的桌子围满了一群牛仔,他们的肩上都搭着套牲口的绳子,就像肩膀上斜披着子弹带一样。

酒吧服务生(将此前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你参加过套小牛比赛吗?

杰克(神经质地):你看我像玩他妈套马的吗?

他“砰”地把剩余的啤酒抛在了吧台上,非常焦虑地扫视周围。他在桌上放下10元,离开了。

外景 雷弗顿 怀俄明州 公园  
晚上 1966年7月4日

我们看见德尔马一家人正在人群中穿梭,这一天是7月4日美国国庆,这一家人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这家人有恩尼斯、阿尔玛、小阿尔玛和珍妮四人。阿尔玛在草地上铺了一块毯子,她正为自己的家人准备一处可以一起观看焰火的地方。

恩尼斯看见来自雷弗顿的其他居民也都找了地方安顿下来了,几个好争吵的粗暴的人在喝啤酒。一些家庭和一对对情人在他们周围安适地休息。另外还有一些人家的父母陪着孩子在附近玩耍。

恩尼斯:我们可以走近点儿看。

阿尔玛:我们不了,会吓着珍妮的。

一支行进的乐队演奏着《合众国战争颂歌》,声音不大,而且有些走调。

恩尼斯抱着小阿尔玛在观看乐队。

恩尼斯(放下小阿尔玛):这边走,小宝贝。

两个骑摩托车的人来到德尔马一家人附近。他们大约和恩尼斯同样年龄。摩托车手甲缺了好几颗牙齿。摩托车手乙是个跛子拖着畸形脚走路。他俩都拿着半瓶酒。大声嚷嚷,而且污言秽语,显然是喝醉了。他们在恩尼斯一家人身后的草地上坐下来——

摩托车手甲:喔……好多人啊!这儿肯定有很多如饥似渴的妞儿。

摩托车手乙:一个个都爱国热情高涨。蓄势待发不可收拾。

摩托车手甲:在哪还能找到这么多妞儿?拉斯维加斯还是加州?

摩托车手乙:天啊,我怎么知道……

你要用蒙大拿和怀俄明比的话,我会选怀俄明。

阿尔玛惊恐地向丈夫使了个眼色。

恩尼斯深吸了口气……转过身来,看着这两个醉鬼。

恩尼斯(语气缓和地):嘿,你俩小声点儿好吗?这里还有两个小孩。

摩托车手甲:操你大爷!(向他的朋友嘀咕)没准他老婆生了娃之后,很久没有爽过了。你知道,就是那回事。

他们恶狠狠地盯着恩尼斯,这时第一次烟花在空中升起、绽放,并且伴着歌声“……炸弹在空中爆破……”由此开始了节庆活动。

阿尔玛(拽着恩尼斯的胳膊):我们走,恩尼斯,我们换个地方吧……

恩尼斯极力压制住自己升腾的怒火,轻轻地把小阿尔玛放在毯子上,然后站起来,面对两个醉鬼——

恩尼斯:我不想找你们麻烦。我只要你们闭上臭嘴滚蛋,听见了吗?

摩托车手乙(也站起来,面对恩尼斯):你应该听你老婆的话。

恩尼斯:是吗?

摩托车手甲:没错,滚到别处去。

阿尔玛此时站起身来,她把珍妮背在背上,小阿尔玛也抓着妈妈的裙子。周围顿时紧张起来。

恩尼斯回头看了看阿尔玛,然后朝摩托车手甲的脸上狠狠踹了一脚,把他击倒在地,那人的鼻子顿时鲜血直流。

阿尔玛和女孩们都赶紧离开恩尼斯,这场场景极其恐怖,背景是空中绽放的焰火和相互衬托的音乐。

小阿尔玛开始哭了,躲在妈妈的身后。几个附近的家庭成员都迅速收拾东西,远远离开了打斗现场。

恩尼斯(对摩托车手甲):这样行吗?你是不是希望我让你把嘴里剩下的牙都吞到肚子里啊?

摩托车手乙惊慌地举手,做出妥协状——

摩托车手乙(礼貌地):兄弟见谅……刚才对不住了。

他往后退,同时拽着那位已经昏然倒地的朋友撤走了。

阿尔玛和女儿们看着恩尼斯,不知所措:她们目睹了她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脾气。

外景 奇尔德雷斯镇 得克萨斯州  
竞技场 晚上 1966

我们在竞技场上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她穿着最时尚亮艳的竞技服装,她的装扮也是最有风格最炫的。她骑着一匹健美、昂贵,仅善于短距离冲刺的夸特马,飞快地驰骋。她的身子有些倾斜……但是并不会掉下来……她在竞技场上转弯全速冲击,并且不时抽响着马鞭,仿佛疾驰在全国最重要的赛马集会的决赛大道上,当主持人开始说话的时候,她已跑出了竞技场——

主持人:她过来了。女士们,先生们,看她真是英姿飒爽……她就是来自得州奇尔德雷镇的卢琳·纽瑟姆!噢,小伙子们,她的成绩是……(稍顿)16秒9。大家都来为她鼓掌……

顷刻间主持人的话就被湮没在众人对卢琳的喝彩和鼓掌声中。

外景 奇尔德雷斯 得克萨斯 竞技场后面 晚上 (稍后)

杰克坐在他破旧的小货车的后挡板上,思量着他即将参加的颠牛比赛。他听见了鼓掌声。他巡视着周围,看见这位年轻姑娘坐在骏马上飞驰出竞技场,所有的人都闪出道来,给她让出空间。

就在她经过杰克的时候,她的帽子飘落下来,掉在他的脚下。

杰克蹲下身去,把帽子捡起来。

卢琳骑马小跑回来,拍了拍大汗淋漓的马的脖颈,示意它停下来。

杰克把帽子还给她。这才发现眼前这位姑娘有一张古典美女的脸,眼睛周围画了很浓的眼影——

杰克:小姐。

杰克抬头望着她——有那么一阵,她也情不自禁地回望着他——她也注意到了他浓密的头发,生机勃勃的脸庞,强健的身体——她接过帽子,继续往前走。

杰克目送她骑马返回竞技场。

杰克走向自己的货车里。

内景 奇尔德雷斯镇 牛仔表演竞技场 晚上(稍后)

主持人:靠此谋生,真是惊险又刺激,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位优秀新星,来自怀俄明州的杰克·特维斯特!他今天骑的是“睡神”,但愿他可别打瞌睡!

杰克因被竞技场上的“女皇”关注而觉得十分荣幸,他也极想露一手。他骑在一条强壮、癫狂打转的牛身上,这次真的表现得非常突出。下场的时候也很精彩,这次没有需要小丑来帮忙。

主持人(继续):好样的,小伙子!且看看裁判怎么说……依我看,今天的冠军非他莫属……

内景 奇尔德雷斯 酒吧 晚上  
(时间延续)

卢琳坐在桌旁,杰克坐在吧台上。他时不时地注视着她。而每一次她也给以



恰当的回应眼神。

杰克(对酒吧招待):你认识那姑娘吗?

酒吧招待:当然,卢琳·纽瑟姆嘛。她老爹是卖农场设备的。我说的是那种大型的,譬如10万元一辆的拖拉机。

杰克又看了一眼。卢琳也在凝视着他。这次是卢琳等不及了,她径直走向杰克——

卢琳:你在等什么呢?牛仔……等人邀请吗?

杰克脸红了。

她牵着他的手,步入舞池。

内景 奇尔德雷斯 酒吧 晚上  
舞池

台上一位歌手正在演唱一首华尔兹节奏的歌曲。杰克和卢琳缓步起舞。

外景 奇尔德雷斯 乡村公路 晚上 1966

我们看见卢琳宽敞、闪亮的1966甚至是1967款的豪华敞篷车。

卢琳挂上车档,停下车来。

我们听见旷野里的牛蛙在叫,收音机里播放着音乐。卢琳和杰克在汽车后座上亲热,卢琳坐在杰克的身上。她身子后仰,看着杰克——

卢琳:你不会觉得我太急了吧,会不会?我们是不是该循序渐进?

杰克冲她微笑。

杰克:随时恭候。是快是慢,我都会等着你。

卢琳想了一会儿。然后她又突然坐起来,解开了自己的上衣,脱掉。然后又去解胸罩的扣子。

杰克(继续):我想,你还真是挺急!

卢琳:我老爸着急,他规定我午夜前连车带人要回到家。

她弯下腰来,亲吻他。

外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A和P食品杂货店 白天 1967

恩尼斯戴着一顶牛仔帽,一副风风火火很急的样子。他一手抱着珍妮,一手牵着小阿尔玛走了进来——

恩尼斯:嗨,蒙洛。

蒙洛:嗨,恩尼斯。

恩尼斯:阿尔玛在吗?

蒙洛:在,她在调味品区。

恩尼斯:在哪儿?

蒙洛:哦,番茄酱附近。

恩尼斯:谢了!

恩尼斯在货品架区东张西望,找寻阿尔玛。

最后,他终于看见阿尔玛穿着杂货店的工作服,她正在往货架上堆放色拉调料的罐子。

阿尔玛(有些惊讶,但是很高兴看见他们):嗨,宝贝,你们怎么来了?

恩尼斯:有急事。老板打电话……让我赶到农场去……农场的小母牛都要生小牛了。我想,闺女们就先搁你这儿了。

阿尔玛:恩尼斯,我这里正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有3小时才下班呢。

小阿尔玛:妈妈,我要蜡笔……

阿尔玛:现在不行,阿尔玛……恩尼斯,你答应过今晚可以带孩子的……

恩尼斯:母牛下仔我必须在场。出了闪失的话,我的工作就不保了。

阿尔玛:那我的工作呢?(让步了)那

好吧,我给我姐打电话。看看我下班前,她能否帮忙带孩子。

恩尼斯:我半夜就回来。如果你们想吃牛排,我顺便带点回来。

他吻了吻女儿,然后走了。

蒙洛是商场的助理经理,当他走到货架的拐角的时候,珍妮正好把一瓶大的花生酱从架子上拉下来。整个货架上的东西都掉了下来,砸碎了,玻璃和花生酱撒得到处都是。阿尔玛抱起珍妮,另一只手牵着小阿尔玛——

阿尔玛:蒙洛,真对不起。

蒙洛:没关系,阿尔玛,没关系。

阿尔玛(慌张地):我让我姐姐来领孩子,马上就收拾干净。

蒙洛:真的没关系,阿尔玛,交给我吧。

阿尔玛领着女儿离开了杂乱的现场。

外景 奇尔德雷斯镇 得克萨斯  
医院妇产科 白天 1967

卢琳生完小孩后,虽然精疲力尽,但是心情很好。一个护士正在清理房间,卢琳抱着裹在襁褓里的婴儿。

杰克:宝贝,有个惊喜给你!

卢琳的父母,法耶特和 L. D. 纽瑟姆走进病房。

法耶特·纽瑟姆(对卢琳):我给你带了两箱婴儿食品。一共 120 罐。(对丈夫)亲爱的,你把它们放哪儿了?

L. D. 纽瑟姆:老天,还放在车后座上呢。让牛仔去搬吧。

他把钥匙抛给杰克。

法耶特·纽瑟姆(心醉神迷地抱起婴

儿,然后递给丈夫):亲爱的,我都看出他长得……

L. D. 纽瑟姆(对女儿):辛苦了,宝贝女儿。他长得活像外公我……(看着杰克)他是不是长得像外公?

卢琳对杰克作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杰克礼貌地保持着灿烂的笑容。当他意识到自己有点多余时,他转身,去车里取婴儿食品了。

外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德尔马的家 晚上 1967

我们看见恩尼斯把他的敞篷小货车停在他家的外面。而他的家在一家自助洗衣店的楼上。他走下车。

内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的家里  
晚上 1967

恩尼斯、阿尔玛和两个小女孩已经搬到这个小公寓里,公寓很小,但是阿尔玛仅用了很少的钱做了一番精心的打理,让它显得干净、宽敞,更有一种家的感觉。我们时不时可以听见楼下洗衣店传来的机器声。恩尼斯走进家里,满身都是灰尘和土,脏兮兮的。

两个小女孩,一个跑着,一个蹒跚地走着,都急于见到自己的爸爸。阿尔玛在烤炉前面,她在做汉堡包。

阿尔玛(激动地):恩尼斯,你认识一个叫杰克的人吗?得克萨斯人?

恩尼斯正准备上前去抱珍妮,他停住了——

恩尼斯:可能吧,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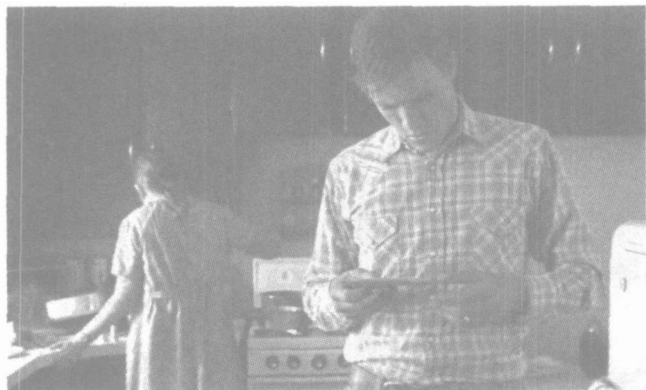
阿尔玛(朝厨房桌子做了个手势):邮局待领部今天送来了一张明信片。

恩尼斯走到桌子旁,拿起明信片。

我们看见一只强壮的手拿着一张明信片。我们看到的邮戳是1967年，上面写着：

“朋友，老早就想给你写信。希望你能收到这封信。听说你在雷弗顿。我24号到你那里，到时请你喝酒。方便的话，请回个信，确认一下你是否在那里。”

拿着明信片的手微微有些颤抖。阿尔玛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这些。



阿尔玛：他是不是跟你一起放过羊？

恩尼斯盯着明信片——

恩尼斯：不，杰克是个竞技牛仔。（稍顿）我们是一起钓鱼的朋友。

恩尼斯的声音逐渐变小了。

女儿小阿尔玛大声要求恩尼斯来看她的彩色图书。阿尔玛在做肉汤。

外景 雷弗顿镇 邮局 白天

1967

我们看见恩尼斯开着他的小货车，停在了雷弗顿邮局的外面。他下车，走进了邮局。

外景 雷弗顿镇 邮局 白天

恩尼斯站在柜台前，取了一张空白明信片。他写下地址和收件人：

“得克萨斯州 奇尔德雷斯镇 乡村地区免费邮递2所，杰克·特维斯特收”——然后他翻过来，在上面写着“你说对了”。并且写下自己的名字恩尼斯·德尔马，最后再把自己的地址写上。

恩尼斯把明信片塞到邮筒里。

内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家 白天

这是一个阴沉多风的天气。恩尼斯在家等了好长时间了。他在屋里踱步，身上穿着他最好的衬衣。

他在窗前坐下。他有些不耐烦了，望着窗外，下面的街道满是灰土。

两个女孩在客厅里追逐嬉戏。

阿尔玛在翻看一本杂志。

阿尔玛（希望有点社交的生活）：也许我们该请个保姆了。带你朋友去“刀叉”餐馆吧。

恩尼斯：杰克不喜欢下馆子。（稍顿）如果他来了的话，我俩就想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叙叙旧。

内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家 傍晚

桌子上放了好几个啤酒罐。烟灰缸里也满是烟灰。恩尼斯不再踱步，他坐在长凳上。小阿尔玛和珍妮在她们的彩色图书上写写画画。

听到了卡车的声音。恩尼斯跳了起来，望向窗外，看见一辆小货车慢慢地停靠在洗衣店前面的街道上。

外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家 傍晚  
稍后

风还在刮个不停，卷起了灰尘。



杰克从卡车里走出来,身体有些僵硬,他那顶破旧的帽子推到了后脑勺上。他用手拉着帽子以免让风吹走。

外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家外面  
楼梯平台 傍晚 时间延续

恩尼斯看见杰克之后,疾步走出家门,他关上门,下到房子外面的楼梯边的平台上。

恩尼斯快步走下楼梯,就在楼梯的交会处他们走到了一起。



他们相互抱着对方的肩膀,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因为搂得太紧以至于呼吸都变得急促,同时还互相咒骂着。

接着恩尼斯环顾了一下四周。他把杰克拽到后楼梯拐角处,然后让他靠在墙上。就像钥匙塞进门洞,门会自然开启一样,他们的嘴迅速贴到了一起。

内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家 傍晚  
稍后

阿尔玛恰巧走到二楼平台顶端的家门口。她刚把门打开,向外一看:看到了恩尼斯和杰克抱在一起的肩膀。她看见他俩在亲吻。杰克的头偏向另一侧,他们的胳膊互相勾连着对方。

阿尔玛迅速而不出声地关上了门。

她朝门后退却了一两步。此刻她面色苍白、内心紧缩,竭力忍受刚才目睹的一切。

内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家外面  
楼梯平台 傍晚 稍后

恩尼斯和杰克两人这时稍稍离开了一些,他们从后楼梯往上走,然后站在小客厅里。阿尔玛站在厨房里。

恩尼斯(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十分

开心):阿尔玛,这是杰克·特维斯特。杰克,这是我老婆阿尔玛。

杰克:你好。

阿尔玛(语气平淡):你好。

恩尼斯打心里眼里高兴,他并没有回避阿尔玛。至今

他仍可以闻到杰克身上的味道——非常熟悉的很浓的烟草味,麝香似的汗味,青草的淡淡芬芳,以及山上的那种冷气。

阿尔玛已经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在这一刻,她仿佛破解了一个多年的谜:看到了丈夫的兴奋异常……并且注意到了杰克颤抖的双手。

杰克(声音颤抖):你有孩子了?

恩尼斯:两个闺女。小阿尔玛和珍妮。

阿尔玛面无表情。

杰克(有些收敛,对阿尔玛的表现非常敏感):我有个儿子。八个月大了,特喜欢笑。我娶了得州奇尔德雷斯镇最漂亮

的姑娘。叫卢琳。

恩尼斯急着要离开家——

恩尼斯：我跟杰克出去找个地方喝两杯。今晚可能不回来了。我们喝酒聊天叙叙旧。

阿尔玛：肯定的了。

杰克：很高兴见到你，夫人。

阿尔玛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有意叫恩尼斯给她捎些烟回来——

阿尔玛：恩尼斯，你是否可以给我买包……

恩尼斯（已经朝楼梯下走了）：你要烟的话，我那片蓝色上衣的衣兜里有。衣服放在卧室了。

外景 雷弗顿镇 汽车旅馆的客房  
晚上

我们看见雷弗顿一个小镇上粗陋、难以维继的乡村旅馆的外景。

内景 雷弗顿镇 汽车旅馆的客房  
房间里 晚上

光线昏暗。可以看到屋子里散乱地扔着衣物，因为他们一直在吸烟，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变成了蓝色的雾。

两个男人像是要睡觉，躺在床上。镜头在他们身上停留了一会儿。恩尼斯是醒着的，翻过身来，把灯调亮了。他拿出一根香烟，点着了。杰克也是醒着的。恩尼斯替他点了支香烟，递给他。

杰克：该死，足足四年了。

恩尼斯：足足四年。我都没想到还能听到你的音讯。还以为你对那一拳耿耿于怀呢。

杰克：第二年夏天，我又开车去了趟断背山。去找埃圭尔讨活干。（稍停）他说

你没回来过。于是我就走了。接着去得州参加竞技比赛了。（继续）我就是在那认识了卢琳。那年骑牛才挣了两千块钱，差点没饿死。卢琳她老爹是专门卖农场设备赚大钱的。（稍顿）所以挺瞧不起我此行……

恩尼斯：军队没招你去吗？

杰克：没去。太累人了。牛仔竞技已经不是我老爹当年的光景了。所以我趁早洗手不干了。

沉默了一阵。

杰克（继续）：我对天发誓，真想不到我俩还能走到一起。（稍顿）我的天，还真是的。这一路上我处处撞红灯。恨不得马上飞奔过来。你怎么样？

恩尼斯：我？说不清楚。

杰克：山上的那段日子真令人难忘啊，不是吗？（吸了口烟）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恩尼斯：没什么怎么办了？我现在已经扎根此地了。现在的首要大事就是养家口。

他们抽着烟。

内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的家 早上 稍迟

阿尔玛站着……她感到非常困扰，但是因为恩尼斯已经回来了，松了口气。此时她内心经历着复杂的斗争。她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尽量与恩尼斯对视。恩尼斯却尽力回避她。

阿尔玛望着窗外……看见杰克站在他的小货车外面。靠在驾驶室的门边。

恩尼斯：嗨，我和杰克要到山里待一两天。去那里钓鱼。

阿尔玛(紧张地): 要知道, 你可以叫你朋友进屋喝杯咖啡再走 ..... 我们又不会下毒或者什么。

恩尼斯(以为自己的解释有足够的理由): 他是从得州来的。

阿尔玛: 得州人就不喝咖啡吗?

恩尼斯打开门厅的储藏室, 从里面拿出一个圆筒形的帆布大行李袋, 并且开始往里面装东西。

阿尔玛张大了眼睛 .....

阿尔玛(继续): 你肯定这一走, 工头就不会把你解雇吗?

恩尼斯从储藏室里拿出钓鱼竿、钓鱼线及鱼篮。

恩尼斯: 那工头还欠着我人情呢。去年圣诞, 我顶着暴风雪给他干活。你还记得吗? 况且, 我只是出去几天而已。

小阿尔玛听到了爸爸的声音, 从卧室里踉跄着走出来, 一边揉着自己的惺忪睡眼。

小阿尔玛: 爸爸, 给我钓条鱼, 钓条大鱼回来。

恩尼斯(对着小阿尔玛): 过来。

他重重地吻了她一下。

恩尼斯转身对着阿尔玛。有些尴尬。他单手抱了一下她, 并且吻了一下她的脸颊。

恩尼斯(继续): 最迟礼拜日回来。

他们走了。阿尔玛走到窗边。

她看着窗外 ..... 看见恩尼斯把自己的东西扔到杰克卡车的后座上。恩尼斯



坐上驾驶室副座的位置, 杰克走进驾驶室的座位。

就在雷弗顿要开始一天的生活的时候, 他们开车走了。

阿尔玛脸色苍白, 内心充满了不安、痛苦、惊恐, 眼巴巴望着他俩走开。她哭了。

外景 怀俄明州 山林公路 白天  
镜头从后面拍摄, 小货车正走向上山的路。

外景 怀俄明州 山林公路 边远区域 白天 时间延续

小货车在一处偏远的地方停靠下来。杰克让车停在停车处, 然后关掉了引擎。

恩尼斯跳下了卡车 ——

恩尼斯: 比比谁快!

外景 怀俄明州 山林公路 悬崖 白天 时间延续

他们跑向悬崖边, 一边奔跑一边脱衣服。然后他们跳向悬崖下面的湖。

外景 怀俄明州 营地 晚上

火势逐渐减弱, 晚饭已经吃完, 恩尼斯和杰克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在断背山上的生活。恩尼斯躺下, 仰望着苍穹。

杰克: 天上有什么好东西吗?

恩尼斯: 我只是在感谢上苍。

杰克: 感谢什么?

恩尼斯: 感谢你忘记把口琴带来。终于又能享受这安详和宁静了。

杰克: 要知道, 生活是可以像这样的。而且我们可以永远像现在这样。

恩尼斯看着杰克, 坐直了身子——

恩尼斯: 是吗? 你怎么会这么想?

沉默了一阵……杰克深深吸了口气——

杰克(充满渴望): 如果我俩在什么地方有个小农场。再养上几头牛, 肯定会过得很惬意! 卢琳的老爹, 他巴不得给钱让我滚蛋。他就差点把话说出来了……

恩尼斯(紧张起来): 我早跟你说过, 这样行不通。

杰克看上去有些诧异。

恩尼斯(继续): 要知道……你在得州有妻有儿。我在雷弗顿也已安家立业。

杰克: 是吗? 你和阿尔玛, 那也算生活?

恩尼斯站起来。

恩尼斯: 别说阿尔玛的不是。那不是她的错。(稍顿) 说白了……我俩走到一起, 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倘若发生在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时间, 我们早就没命了。

恩尼斯点着一支香烟……

镜头闪回 外景 怀俄明州 公路边上 白天 1952

镜头低角度拍摄——恩尼斯的父亲领着恩尼斯和恩尼斯的哥哥, 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往一条水渠边走去。镜头拍

摄他们的背影。恩尼斯父亲的头已经出了画框。

恩尼斯(画外): 我们家乡曾有两个老汉一起开农场。他们是厄尔和里奇。他们俩是镇里的笑柄, 即便他们也是两条硬汉子。后来, 有人在一条水渠里发现了厄尔的尸体。他们用轮胎撬棍把他打死, 用马刺钩住他的阴囊拖着跑, 直到那东西被扯碎……

9岁的恩尼斯和他11岁的哥哥, 看着厄尔的尸体。

我们看见年幼的恩尼斯看着尸首——他睁大了眼睛, 我们看见9岁孩童的恐怖的表情……

外景 怀俄明州 营地 晚上

1967

沉默片刻。

杰克(脸色发白): 你亲眼看见了吗?

恩尼斯(平淡地): 是的, 我当时才9岁。我老爹硬是要我和我哥看。该死的, 我知道, 这事肯定是他干的。两个男人在一起生活? 没戏。我们只能偶尔聚聚。时不时找个没人的地方, 但是……

杰克此刻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那种反应就像是在跳楼。

杰克(声音颤抖): ……偶尔? ……每隔他妈四年?

恩尼斯(看着他): 如果你改变不了现状, 就只能去忍受它。杰克……你应该明白的。

杰克(平静地): 忍受多久?

恩尼斯(想了想): 我们能忍多久就是多久。(稍顿) 这方面我们没有选择。

沉默无言。他仰望着星空。

外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的家 早上 白天 1971

雷弗顿洗衣店的后面。小阿尔玛6岁,珍妮4岁,她们坐在一个链子生锈的秋千上,面无表情地荡着。从二楼的家中传来一阵争吵的声音。

小阿尔玛让脚触地,让秋千停下。珍妮也停了下来。她们倾听着,但是听不清大人们在吵什么。

阿尔玛:晚饭已经搁在炉子上了

恩尼斯:你不端出来我们怎么吃,阿尔玛?

阿尔玛:我已经答应别人要去顶班。

恩尼斯:就他妈说你搞错了!

后门被撞开了,阿尔玛从后门的楼梯下奔下来,然后在楼梯口拐了个弯,恩尼斯紧跟在后面。

恩尼斯(继续):见鬼,阿尔玛!

但是她不打算回去。恩尼斯看见女孩们,有些难为情的样子。

恩尼斯(继续):嘿。

孩子们没有回应。一阵尴尬的沉默。

恩尼斯(继续):孩子们,要不要推你们一把?

两个小女孩又开始荡秋千了。

小阿尔玛:不用。

他犹豫了一会儿,点着头,又停了片刻,最后回到屋里去了。

女孩们继续荡秋千。

外景 奇尔德雷斯镇 得克萨斯州 纽瑟姆农场 白天 1971

我们看到一块牌子:得克萨斯州奇尔德雷斯镇纽瑟姆农场。镜头后拉,我们看到巨大的机械装置:这是卢琳父亲

的产业,杰克和卢琳都在这儿上班。

内景 得克萨斯州 纽瑟姆农场

白天 1971

两个默不作声的农民看着杰克在操纵一台配有空调的大拖拉机。

杰克什么机器都会开,他正在熟练地控制一台大拖拉机,就像骑在马背上那么自如。但是他的神情却有些像个心不在焉的小孩子那样。卢琳手里拿着销售契约,她从那两个农民身后经过,和杰克交换了眼神。

农民甲:那傻小子以前不是玩骑牛的吗?

农民乙:骑也没骑好……

卢琳看着心不在焉的杰克,显出失望的神情。

内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德尔马的家 清晨 1971

阿尔玛进屋来,放下购物袋,开始搜检邮件。里面有一张电费单,下面是一张寄给恩尼斯的明信片。当她听见外面恩尼斯的卡车停靠的声音时,立刻就把明信片放回到那堆邮件里。

内景 奇尔德雷斯镇 得克萨斯州 纽瑟姆农场 白天 1971

卢琳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抽着烟,一边计算着新添置的设备,同时审验着一堆堆的发票。在她身后的墙上居然挂着1973年的年历和计划表,上面写道:完美的拖拉机耕作完美的田地。

杰克轻轻走进来。

杰克(轻快地):亲爱的,看见我那条蓝色大衣没?

卢琳(头也不抬):上次我还看你穿

来着……那天正好赶上暴风雪。

杰克打开一个储物间——里面全都是办公用品。

杰克：哎，我明明记得还在的。

卢琳（停下手中的活）：我说，这些年来都是你往怀俄明跑。你那朋友怎么就不能来得州钓几次鱼？

杰克：因为大角山可不在得州。况且他那破车开到这儿早散架了。

卢琳：这周有新型车要进来，记得吧……你可是我们最好的推销员。其实也是惟一的推销员。老爸是不会摆弄这些新奇机器的。

杰克：我一周内就回来，如果没有冻死的话。不过如果我不想冻死，除非能找到那件大衣。

杰克看着卢琳。卢琳耸耸肩，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卢琳：我没看到你那件破大衣。你丢三落四的本事跟博比差不多。

杰克：说到博比，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他的学校，说应该给他找家教的事？

卢琳：我以为你会打呢。

杰克：我要求太多，他的老师都烦我了。所以还是你来打。

卢琳：好吧，我来打。

杰克放弃找大衣了。他走过去，亲吻了一下卢琳。不过嘴唇几乎都没碰上对方——

杰克：我该走了，我还得开上14小时的车呢。

卢琳（叹气）：我说，这可不太公平。你每年都要跑到他那两三次，他却一次也不过来……

杰克已经走出门了。

内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德尔马的家 早上 1971

德尔马在洗衣店楼上的小家。洗衣店的噪音传到了楼上。

恩尼斯为去钓鱼已准备就绪。

恩尼斯（对小阿尔玛）：对妈妈好点。

阿尔玛在读招工广告。

阿尔玛：恩尼斯……新开的那家电厂在招人。待遇可能会不错。

恩尼斯：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人，搞不好会被电着的。

小阿尔玛：爸爸，下周末教堂要组织野炊。到时你能钓完鱼赶回来吗？

恩尼斯穿上了外套。

珍妮：你能带上我们一起去吗，爸爸？求你了。

恩尼斯停下来……望着自己的两个女儿。

恩尼斯：好的……只要别叫我唱圣歌。

小阿尔玛和珍妮高兴地上窜下跳，拍着手……然后她们探出身来，准备着亲吻告别。

恩尼斯都快走出屋门了。阿尔玛提起他忘在桌上放着的工具箱——

阿尔玛：你是不是落东西了？

恩尼斯走过来，抓起工具箱。走了。

阿尔玛拿着咖啡杯，沉重地叹了口气，百思不得其解。

外景 大角山 怀俄明州 营地 傍晚 1971

山上一处很好的露宿地。杰克开来了一辆崭新的轻型货车和马拉的拖车，

这是最新款式的农用车。车旁还拴着两匹马。恩尼斯的小货车,已停在营地。

恩尼斯凭借车前灯的照亮,看见杰克已经把帐篷搭起来了。他按响了喇叭,笑了。杰克从帐篷里出来,脸上绽放出和恩尼斯在一起的喜悦笑容。

外景 大角山 怀俄明州 营地  
晚上 1971

恩尼斯:看我带啥来了?

他拿出来一个褐色的小纸袋子。

杰克在手里掂量了一下,然后打开,里面是几罐豆子。

恩尼斯:打算像从前那样煮着吃。

杰克笑了。

外景 大角山 怀俄明州 白天  
1971

恩尼斯和杰克骑着马,他们正往高处的一片草地走。杰克舞弄着手中的绳套,他套住了一棵山艾树,然后他又用绳子去套一只兔子。

杰克:我希望我们能碰到一只土狼。我想套住一只狼。

恩尼斯(仍怀疑杰克的套绳技术):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活着看到奇迹出现那一天……

他们笑了。

外景 奇尔德雷斯镇 得克萨斯州 纽瑟姆农牧场 停车场 白天 1972

杰克和小博比坐在大拖拉机的驾驶室里。小博比坐在父亲的腿上,手把着方向盘。

杰克:哇,儿子,你来开哦。(杰克把手拿开)我放手啦!

小博比操纵方向盘。

杰克(继续):现在轮到你开啦,博比,轮到你开了!

外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农场 拖干草卡车的后面 白天 1972

恩尼斯站在装满干草的卡车后部,样子就像詹姆斯·迪恩在影片《巨人》中的模样。他向一群母牛扔大捆的干草——

恩尼斯:吃吧!吃吧!

内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德尔马的家 晚上 1973

恩尼斯懒洋洋地躺在电视机前,喝着啤酒。两个女孩,分别是7岁和9岁,她们坐在附近的地板上打牌。

阿尔玛还在忙着。

阿尔玛:今天是礼拜六。我们快点收拾。还赶得上参加教堂的活动。

恩尼斯:不就是一大堆人看烟火吗(说话时头也不抬)?

阿尔玛(有些泄气):我倒觉得挺有意思。

恩尼斯喝着啤酒,没有回应。

内景 雷弗顿镇 德尔马的家 卧室 晚上 1973

恩尼斯和阿尔玛在床上,亲吻。他们开始做爱。

阿尔玛:恩尼斯,这么多年,要是没避孕措施,会搞得我很紧张的……

恩尼斯抽身离开,看着她的脸——

恩尼斯(生硬地):如果你不想再给我生孩子的话,我乐得再不碰你了。

阿尔玛(气愤地,低声):……你养的起,我就生……

恩尼斯转过身背对她,面向墙壁。

阿尔玛显出绝望的神情,她伸手,把床边的灯关了。

内景 怀俄明州 法院 白天

1975

恩尼斯和阿尔玛在一间灰色的屋子里,这是离婚法庭。他们神情阴郁。

法官: .....关于两个未成年孩子的监护权,阿尔玛·德尔马和珍妮·德尔马,将判给原告。被告须向原告支付子女赡养费,每月每个孩子125美元。直到她们年满18岁 .....

阿尔玛看上去神情悲伤,但是很坚定 .....不时轻轻抽泣。

法官(继续): .....德尔马夫妇的离婚判决生效。1975年11月6日。

恩尼斯看上去十分沮丧。

外景 怀俄明州 高速公路 白天

1975

杰克的敞篷小货车驶过一个写着“进入怀俄明州”的路牌后,就驰骋在怀俄明南部的荒野上。不远处,平原上刮起一阵猛烈的沙尘暴。

内景 怀俄明州 高速公路 杰克的小货车 白天 1975

我们看见杰克坐在车里,神采飞扬,仿佛他连续几天不睡觉,都有精力开车似的。他一边开车,一边跟着收音机哼唱罗杰·米勒的《公路之王》。在汽车的仪表板上放着一张明信片,杰克拿起明信片,再看了一眼。他手舞足蹈地跟着哼唱起来,禁不住咧开嘴笑。

外景 雷弗顿郊区 德尔马小屋

卧室 白天 1975

离婚以后,恩尼斯搬到了一间狭小

而简陋的棚屋里住,周围荒无人烟。那场景就像女儿们还小的时候,他和阿尔玛住过的地方。

恩尼斯安顿小阿尔玛和珍妮在车上坐好,然后他关上乘客座的门,绕到驾驶座一边。就在杰克的车驶过来的时候,恩尼斯恰巧准备将车开上车道。

恩尼斯非常惊讶,他诧异于杰克为什么会来这儿,但是能看到杰克,他无论如何是非常惊喜的。

杰克走下车。走到恩尼斯跟前。他们紧紧地拥抱。

恩尼斯(真是又惊又喜):你怎么来了?

杰克(兴奋地举起明信片):我听说你离婚的消息了。

杰克看了一下周边,看见两个女孩坐在车里。

恩尼斯(对小阿尔玛和珍妮):这是我朋友杰克。(对杰克)杰克,这是我的宝贝闺女,小阿尔玛和珍妮。

杰克看着卡车座上的两位女孩——仍然是笑容可掬,挥了挥手。

杰克(注意力回到明信片,仍然笑着):我收到你的明信片了,所以 .....就赶过来了。

恩尼斯:是的。

杰克:我在雷弗顿镇上问了好多人,才知道你搬这儿来了。

现在恩尼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杰克错误地以为恩尼斯回心转意,他们可以在一起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恩尼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摸了摸自己的下颚 .....深吸了口气。感觉很



不自在。一辆轿车经过,减慢速度。恩尼斯非常紧张地瞥了一眼。

杰克看着恩尼斯……他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现在他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的身体因为失望而开始抖动。他感到像是受到了侮辱,然后彻底垮了。

他压抑地咒骂着自己——

杰克(继续):……我以为你……

恩尼斯(痛苦地):杰克……杰克,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恩尼斯望向坐在车里的女儿们,然后再看着杰克——

恩尼斯(继续):这周末我把闺女们接了过来……我只能说万分抱歉,你是知道我的……

杰克点头……尽力维系着表面礼仪,但是又再次陷入对恩尼斯不解的争斗状态,却又是无力也无助。

恩尼斯(继续,痛苦地):你知道,我一个月才见她们一次,而且上个月因为忙着围农场,还没见着。

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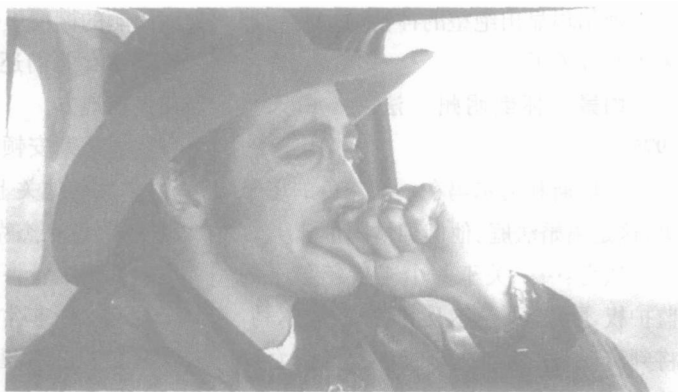
恩尼斯(痛苦地):……杰克……

杰克感到几乎无法呼吸——

杰克:是啊……没关系。

恩尼斯:杰克……

杰克:……那……那我们就下个月见……



杰克转身就走,勉强回到自己的车上,手上还捏着那张明信片。

他坐进车里,开车走了。

恩尼斯目送他离去。

外景 得克萨斯 平原 白天

1975

我们看见杰克疯狂地开着车。

他开始哭泣,身体剧烈地颤抖……这时他内心突然翻涌起一种念头……看上去他异常沮丧,然而又很坚定:他知道自己面前的方向。

外景 胡阿莱兹城 得克萨斯/墨西哥边境 傍晚 1975

我们看见高速路上的路牌:得州艾帕索城,65英里;墨西哥胡阿莱兹城,68英里。杰克开着他的敞篷货车穿过边界,驶进墨西哥境内。

外景 墨西哥边境小镇胡阿莱兹城 晚上 街道 时间延续 1975

闷热而放荡的墨西哥的夜晚。街道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杰克在街头漫步,表情严肃,内心却是孤独绝望到了极点。

一些为旅行者服务的家庭铺面和商

人,以及当地居民混杂一起,占满了街道主路和便道。一家商店贴出一张图片,上面是一头毛驴戴着墨西哥特有的宽边帽。

一群小乞丐追着杰克讨零钱。他给他们每个人一些硬币,然后继续前进。

杰克穿过人潮汹涌的街道,来到镇上比较肮脏破旧的区域。许多妓女站在门口引诱过往的行人。人行道上遍布嫖客。有人在吆喝,时而听见波尔卡乐曲。

杰克转到一条小巷子。巷两边靠墙站着许多的男人。过往行人和这些男人以直视的目光互相对望着。

一位年轻漂亮的墨西哥男子,充满阳刚之气,穿着一身夜游的晚装,他和杰克的眼神相遇——以一种挑逗诱惑的眼光向杰克示意——

年轻的墨西哥人:……先生……

杰克停下来,犹豫一阵。他点头。

他们一起离去。

内景 奇尔德雷斯镇 得克萨斯州

杰克和卢琳的家 感恩节 白天

1977

杰克和卢琳的家。屋里铺上了地毯,和恩尼斯的生活相比,房间布置得相当豪华。墙上挂着很多卢琳骑马比赛时获得的奖品。其中一张照片,是他们比赛相遇时,杰克为她拍摄的。

一家人包括杰克、卢琳、10岁的博比,长期受压抑的卢琳的母亲,以及经常让杰克不舒服的岳丈大人 L. D. 纽瑟姆先生围着餐桌就座。桌子上摆满了感恩节丰盛的食物,巨大的火鸡,还有其他食品。当大家准备用餐时,我们听见背景处

电视的声音。电视里正播放一场橄榄球比赛。

杰克坐在桌子的首席位置上,正准备伸手去取切火鸡的刀叉。这时候,虽然年长但是并不和蔼的岳父纽瑟姆先生,及时地把刀叉从杰克手里拿走——

L. D. 纽瑟姆:行了,牛仔……现在还是让我来切吧。

杰克以前经历过很多这类场景了,也就尽量表现出一副随便从容的态度。

杰克:你真要切吗,先生我只是不想劳你大驾。

博比的注意力全集中在电视上。

卢琳注意到了——

卢琳:博比,你要再不吃,我就把电视关了。

博比:为什么,妈妈?下两个星期,我可都要吃这种东西了。

卢琳向杰克使了个眼色。杰克起身,把电视关了,然后坐回餐桌旁。

博比失望地坐回椅子上,撅着嘴。

杰克:听妈妈的话。先把饭吃完,然后再看比赛。

L. D. 纽瑟姆先生放下刀叉,走到电视机旁,重新把电视打开。

卢琳:爸爸?(稍顿)爸爸!

L. D. 纽瑟姆先生(拿起刀具):该死的,我们又不是用眼珠子吃饭。(看着卢琳)你也希望儿子长大后,像个男子汉吧,不是吗,女儿?(直视杰克)男孩子都应该看橄榄球。

杰克(站起身来——几乎有些气愤):——那也得先把饭吃完,这顿饭他妈妈可弄了三个小时。

卢琳、博比,以及卢琳的妈妈全都惊呆了:杰克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和 L. D. 纽瑟姆针锋相对。他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杰克(继续):给我坐下,你这个老不死的!

L. D. 纽瑟姆先生僵在了那里,他的手也停在了电视天线的上方。他一动不动地站着。

杰克(继续):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儿子!你只是我的座上客!所以你给我老实坐着。不然我踢得你的屁股下周都坐不下来。

L. D. 纽瑟姆先生也给镇住了,他服从了指令。

卢琳尽管极力保持一种中立的姿态,但是内心却暗自高兴。

博比吃鸡腿。杰克切着火鸡。

内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蒙洛一家人 感恩节 晚上 餐厅 1977

恩尼斯和珍妮并排坐着。蒙洛坐在首席位置上。阿尔玛和蒙洛相对而坐。小阿尔玛在父亲恩尼斯对面落坐。两个女孩大约分别是11和13岁。恩尼斯穿着一件干净的利维斯夹克,系着饰扣式领带,他的旧衬衣的领子边又皱又毛糙。

蒙洛坐在上座,他切着大火鸡。

很明显阿尔玛怀孕了。

恩尼斯极力想在自己的女儿面前显得心情愉快,不让她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伤心的父亲。

小阿尔玛:爸爸,讲讲你在比赛时骑野马的经历吧。

恩尼斯:那可不好玩,宝贝。我只在

马背上坚持了3秒钟。随后,我只知道自己被抛在了半空。只不过不像你和珍妮这两个小天使。而且我也没长翅膀。(冲着她笑)这就是我骑野马的经历。

女儿们爱他。父亲讲述时,她们脸上都显出全神贯注的表情。

蒙洛兴高采烈,甚至有点自鸣得意:虽然他没有什么浪漫的外表,但是他拥有阿尔玛。

内景 雷弗顿镇 蒙洛一家人 感恩节 晚上 餐厅 1977

恩尼斯非常勤快地把餐后的碟子端回厨房,并且把它们放在台面上。他靠着橱柜的台面站着。阿尔玛清除盘里剩余的食物。

阿尔玛(想引出话题):你应该再结婚了,恩尼斯。(稍顿)我和女儿们都担心你一个人太孤单。

恩尼斯(感觉自己在这个屋子有些多余):我都怕了……

阿尔玛(洗盘子):你还经常和杰克去钓鱼吗?

恩尼斯:不常去。

一阵沉默。

阿尔玛:你知道,我以前常纳闷你为什么每次去都不带条鱼回来。

从她的口气里恩尼斯预感到有事要发生——

阿尔玛(声音有些发抖,但还是可以控制,继续):你老说你们钓了好多鱼。你也知道我和女儿们都喜欢吃鱼。(稍顿)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在你第二天去钓鱼前,打开了你的渔具箱。5年前买的渔竿,价签还贴在上面。我在渔线末尾绑了张

纸条。上面写着“恩尼斯，带点鱼回家。爱你的阿尔玛。”(稍顿)……后来你兴高采烈地回来了，说你们钓了好多鱼，吃了个精光。你还记得吗？

阿尔玛注视着恩尼斯，神情僵硬。

阿尔玛擦洗盘子的动作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用力，好像要把盘子上的图案扣下来似的。

阿尔玛(继续)：等一旦找到机会打开箱子时，那张纸条还绑在那里。

她打开水槽的水龙头，冲着盘子。

恩尼斯：这说明不了什么，阿尔玛。

阿尔玛(转向他)：别再想欺骗我了，恩尼斯。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杰克·特维斯特？

恩尼斯：阿尔玛……

阿尔玛：杰克人渣！你们根本不是去山上钓鱼。你们是……

恩尼斯抓住她的手腕——

恩尼斯：现在给我听着，你根本不了解情况。

眼泪涌出阿尔玛的眼眶，她失手打碎了一个盘子。

阿尔玛：我喊蒙洛了。

恩尼斯：喊啊，你敢他妈的叫，我就把你和他一起打趴在地上。

恩尼斯放开了她。

阿尔玛(叫喊)：出去，出去，滚出去！(暂时止住了哭泣)滚出我的家，恩尼斯·德尔马！听见我说的了吗？快给我滚蛋！

阿尔玛此刻哭叫得更加厉害了，多年的痛苦和愤怒都被激发起来，而且毫无节制地发泄出来。

内景 雷弗顿镇 蒙洛一家人 起

居室 感恩节 晚上 时间延续

恩尼斯飞速跑回起居室，也不理睬满脸惊讶的蒙洛。此时蒙洛正抽着廉价的雪茄。恩尼斯抓起自己的帽子，迅速戴上，这时候珍妮喊——

珍妮：爸爸！

恩尼斯“砰”地关上门，走了。

外景 雷弗顿镇 蒙洛的家 感恩节 晚上 时间延续

外面下着雪。珍妮和小阿尔玛有些困惑不解，此刻更是有些惶恐不安了，她们希望能把事情理顺，就跟着父亲跑了出来，站在木屋前面的门廊上——

珍妮和小阿尔玛：再见，爸爸……

恩尼斯坐进破旧的敞篷小货车里。后面车厢上的大捆干草上已经积满了雪。

女儿们目送着恩尼斯轰隆隆地把车开走了。

外景 雷弗顿镇 市区 黑蓝鹰酒吧 晚上

恩尼斯把车停在黑蓝鹰酒吧的对面街上。他从车里下来，不顾及，也不理会街上非常少的车辆在穿行，他准备过到街对面的酒吧去。他差点撞上一辆卡车。

粗汉(正开着车，壮得像头熊)：嗨，混球，你瞎了眼啊(急刹车)！

恩尼斯毫不犹豫地绕到卡车司机座位外面，冲车里的驾驶员狠劲地挥了四五下老拳。然后还不罢休，把车门打开，将那壮汉从车里生拖硬拽出来，扔在烂泥地上，一阵拳打脚踢。接着又用膝盖去撞那个人的胸口。

但是那粗汉又把恩尼斯掀翻在地。

然后举拳照着他的脸、肚子猛打。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要停手。

外景 怀俄明州 山区 白天

1978

杰克和恩尼斯骑着马,在山林里穿行,就像电影《驰骋高原乡村》里的伦道夫·斯科特和乔尔·麦克雷骑马的情景,只不过显得更加饱经岁月沧桑。

他们骑马蹚过小溪。

外景 怀俄明州 山区 白天

1978

他们在水边清洗锡制的盘子。

杰克的腰围比过去要粗点了。

杰克: 我只想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又要缴税,遇到通货膨胀还会贬值,你真该瞧瞧卢琳拿着计算器算账的样子。计算器里的零越多,她的眼睛就眯得越小。就好像看着一只兔子,被野狼追着进蛇洞一样。

恩尼斯: 这叫高层次娱乐。

杰克: 都是钱惹的祸。

恩尼斯: 你和卢琳,感情还正常,相安无事吧?

杰克: 当然。

恩尼斯: 她从没怀疑过吗?

杰克摇头表示没有。

恩尼斯(继续):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走在城里的时候,有人盯着你瞅,满脸怀疑……好像他知道似的。然后你走到人行道上时,人人都盯着你瞅。也许他们全都 know?

杰克: 或许你还是离开这里的好。给自己另找一个地方,比如得州。

恩尼斯: 得州?好啊,也许你可以说

服阿尔玛,让你和卢琳收养我的闺女。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了,一块儿放羊。你老丈人不断送钱来,有喝不完的威士忌。杰克,你想的真美。

杰克: 噢,去你的,恩尼斯·德尔马。你想继续郁闷地生活,就随你的便。我只是把自己想法说出来而已。

他大步走开了。

恩尼斯: 你还真是个思想家啊,是不是!(自言自语)是啊,他就是杰克·特维斯特,他都计划好了,不是吗?

内景 雷弗顿镇 狼耳酒吧 晚上

1978

酒吧里已有不少人,吧台边挤满了牛仔和他们的女友们。但是还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有几对在自动唱片点唱机旁边的舞池里跳舞。酒吧里的电视机正播映着节目。

恩尼斯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前面已经放着好几个空瓶了。

演唱停止了。

女侍应生卡西,25岁左右,穿着牛仔裤和衬衣,比当年的阿尔玛更有活力,非常吸引人。她正走过恩尼斯的座位旁,走向自动唱片点唱机,手里端着一杯白酒。卡西的眼神落在恩尼斯身上,而恩尼斯的目光很明显是在关注着头上方的电视。卡西把一个硬币投入了自动唱片点唱机。

恩尼斯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向男卫生间走去。卡西抓住这个机会,走到他的面前——

卡西(自信而且直接): 我刚下班,想跳舞吗?

恩尼斯目光越过卡西,落在洗手间的门上。

恩尼斯(越过卡西的肩膀,指向男洗手间):我正想去……

卡西(抓着恩尼斯伸出的手指):我叫卡西……卡西·卡特莱特。

恩尼斯有些勉强,卡西勾着他的手指,然后引他走进小小的舞池,同时随手把酒杯搁在了一边。

恩尼斯(被她拖着,半推半就):我叫恩尼斯·德尔马。

只有卡西和恩尼斯在舞池里。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恩尼斯不会跳舞。但是卡西并不介意,尽可能地享受与恩尼斯共舞的时刻。她的身子随着乡村音乐摇摆,并且让自己的头发飞扬起来。当乐队演唱和声声部时,他俩四目相对。看得出,恩尼斯对卡西很有吸引力。

内景 雷弗顿镇 狼耳酒吧 晚上  
时间延续 1978

一曲结束。他们回到恩尼斯刚才的座位上。恩尼斯点着一支烟。卡西和恩尼斯隔桌相对而坐。她喝着白酒。

女服务生过来,打开一瓶廉价酒,让卡西的杯子重新满上。卡西示意把酒瓶留下。

恩尼斯:我希望,(稍顿)别再让我跳了。

卡西:你不用跳了。我脚疼死了。

卡西把鞋脱掉,开始揉自己的脚。

恩尼斯看着她,乐了——

恩尼斯:工作挺辛苦吧,是不是?

卡西(开玩笑):是啊,不少酒鬼都跟你一样牛饮,一杯啤酒接一杯啤酒。还吞

云吐雾,真够累的。(稍顿)你是干什么的?恩尼斯·德尔马?

恩尼斯:今天早些时候,我还在阉小牛……

卡西脸上的肌肉稍稍抖动了一下,然后她把脚伸到恩尼斯的大腿上。

恩尼斯有些震惊——

恩尼斯:干嘛?

卡西(笑):帮我捏捏脚,傻瓜。

恩尼斯也笑了。

内景 奇尔德雷斯镇 得克萨斯州  
舞厅 晚上 1978

舞台上巨幅标语:“1978年奇尔德雷斯乡镇儿童之家募捐会”。乐队在奏乐,许多成双结对的人在舞池共舞。

特维斯特夫妇和马龙夫妇都坐在舞池边。卢琳抽着烟,心里闷得慌。拉肖恩穿着一件浮华的短裙,浓妆艳抹,珠光宝气。但是她比卢琳漂亮,也更瘦,并且显得自鸣得意。她大约30岁年纪,显得非常没有耐心,浮躁。

拉肖恩(神情像只松鼠):我当时发誓要进入南部循道宗大学的卫理公会女学生会。但我压根没想到,自己最后会来到像奇尔德雷斯这个芝麻县城。后来我在农校校运会上遇到了兰杜。他是畜牧专业的。到这儿才一个月,他就在罗伊·泰勒的农场当上了工头。不管喜欢与否,我还是来了!

卢琳(兴致略被挑起):你参加过卫理公会女学生会?我参加过基督教女学生会。

拉肖恩(不耐烦地):虽然咱俩还称不上是姐妹,但我们都不想独自跳舞,卢

琳。我们的老公，对跳舞毫无兴致。他们的两条腿似乎没有任何节奏感。

卢琳：真有趣，不是吗？当老公的似乎从不想跟自己的老婆跳舞。（讽刺地）说说到底为啥？杰克？

杰克想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所以没接她的茬——

杰克：这点我从没想过。（对拉肖恩）要跳舞吗？

他们站起来，走向舞池，开始跳舞。

拉肖恩（神情像只松鼠）：谢谢你邀请我，对此我真的很感激，很感谢。若不是搭你和卢琳的车来，我俩还在半道上瞎折腾修那破货车呢。我早让兰杜开小车来，但是他从不听我劝。就算明天耳朵聋了，也不会听我的。我跟他说明，光嚼口香糖和卷线圈是修不好车子的。

杰克礼貌地点点头，但是目光却是望着拉肖恩身后的卢琳和兰杜。卢琳在抽烟。兰杜正揣摩着舞池里的杰克和拉肖恩。

拉肖恩（继续）：……何况，他还根本不懂机械……

外景 奇尔德雷斯镇 舞厅 晚上（稍后）

杰克和兰杜一起坐在舞厅的外面，等待他们的太太从卫生间里出来。他们都抽着烟。

杰克：你知道女人在参加宴会前，怎么给自己化妆吗？在宴会结束后又怎样补妆吗？（稍顿）为什么她们马上要回家睡觉了，还要补妆呢？

兰杜（仿佛女人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话题）：不知道。（抽着烟）就算我想知道，

拉肖恩也会让我插不上嘴。那女人就是嘴碎。

杰克：我看她像个活泼的小女孩。（稍顿）在罗伊德农场干的还开心吧？老板挺实在的。

兰杜：他的确是个老好人。

一阵沉默。

兰杜（继续）：他在肯普湖边有间小屋，度假小屋……还有条小船。他说我随便啥时用都可以。（稍顿）我们找个周末去一次吧。去喝酒，钓钓鱼。没人打扰。你知道的？

就在杰克可以回应之前，两位女人出来了，显得匆匆忙忙的。拉肖恩唠唠叨叨，就像兰杜说的那样——

拉肖恩：……当我从卫理学院毕业以后，在北达拉斯，可以找到任何一个我喜欢的工作，我选择在马库斯百货店工作简直是个灾难。因为那里的衣服琳琅满目，亲爱的，我难抵诱惑。我花的比自己挣的还多，甚至超出了兰杜可能挣到的全部收入——我们初来乍到时，还以为农场还是那种戴着大帽子，穿牛仔褲的硬汉们的天下。我的思想是不是很老土……

外景 雷弗顿镇 蒙洛的家 白天  
早晨十点左右 1979

小阿尔玛现在15岁了，她坐在门廊上等着。当看见恩尼斯的车开过来停车时，她站了起来，心情异常兴奋。

看见卡西坐在副座上。她的脸有点儿沉下去。但是当她的父亲从车里出来时，她的情绪马上又高涨起来，她朝他走去。

恩尼斯: 嗨, 小可爱, 可以走了吗?

小阿尔玛的目光却绕过恩尼斯朝着汽车看。然后, 她对着父亲笑了, 是那种浅浅的微笑。

内景 雷弗顿镇 狼耳酒吧 白天  
稍后 1979

恩尼斯在自动唱片点唱机旁边, 往里面投币。卡西和小阿尔玛坐在桌旁, 她们望着对面的恩尼斯。

卡西: 你怎么想, 如果你爸爸再组织个家庭的话?

小阿尔玛不想回答 ——

小阿尔玛: 不知道。(稍顿) 也许他并不适合结婚。

卡西: 你真这么认为, 还是你觉得我并不适合他?

小阿尔玛(耸耸肩): 你人很好。

卡西忍不住笑了 ——

卡西: 你话虽不多, 但我懂你的意思。

小阿尔玛(因为自己的鲁莽而感到不自在): 对不起, 我没恶意的。

恩尼斯重新加入她们。卡西跳了起来。

卡西: 过来, 牛仔, 先别急着坐下。

恩尼斯看着小阿尔玛。

小阿尔玛吸着桌子上的可乐。她望着卡西和恩尼斯跳舞, 陷入了沉思。

内景/外景 雷弗顿镇 恩尼斯的车 黄昏 1979

恩尼斯开车送小阿尔玛回家。

恩尼斯: 下个星期, 你和珍妮做完礼拜, 我来接你们。

小阿尔玛: 好的。

恩尼斯: 你没事吧?

小阿尔玛: 没事。

恩尼斯: 真的没事?

小阿尔玛: 爸爸, 我在想, 自从妈妈又生了孩子后 .....她和蒙洛可能开始嫌我多余了。对珍妮倒还不至于这样。(稍顿) 我想, 也许我可以 .....也许我可以搬过去和你住。我能帮你不少忙的。我知道我会的。

恩尼斯: 现在, 亲爱的, 你知道我还没做好那方面的准备。况且每到农场围圈的时候, 我会经常不在家。

汽车驶近蒙洛家的房子。

小阿尔玛(放松下来): 没关系, 爸爸。

恩尼斯: 我不是不想让你 .....

小阿尔玛: 不, 没关系, 我懂 .....

恩尼斯: 那就礼拜天见。

小阿尔玛: 再见!

恩尼斯: 再见, 宝贝!

她推开车门。他目送她走上台阶进





了屋,然后他发动引擎,把车开出去。

外景 怀俄明州 山林 湖区 营地 晚上 1981

恩尼斯和杰克围坐在篝火旁,他们靠得很近。杰克卷着一支烟。

杰克还忙着用木棍去拨火。他仰望向夜空,云层中月亮在穿行。

杰克:今晚肯定会下雪。(望着)这么久了,你还没有遇到自己中意的可以再婚的女人吗?

杰克点燃了卷好的烟,吸了一口。

恩尼斯(随意地):在我们镇上遇到一个漂亮姑娘。她在酒吧做招待,是临时工,她想去念护士学校。

杰克把烟递给恩尼斯。

恩尼斯看了杰克一眼——他们之间仍有些未曾交流的事情。

恩尼斯(继续):你和卢琳还好吗?

恩尼斯吸了一大口,然后又把烟递回给杰克。

杰克:卢琳在做机器生意这方面倒是挺有能耐。但说到我俩的婚姻,我们在电话里都可以做爱。(把烟递给恩尼斯)我最近和我们那儿的一个农场工头的老婆搞上了。每次我偷偷去和她约会时,总想着会被卢琳或那女人的老公知道。他们肯定会把我给毙了。

恩尼斯(笑):你那是罪有应得。

他们两人都笑了……然后笑声逐渐淡去。沉默了一会儿。

杰克(看着恩尼斯):说实话,事实上是,有时,我实在太想你了,想的我快发疯……

他们都凝视着篝火。

内景 怀俄明州 山林 帐篷 清晨 1981

两个男人躺在帐篷里,睡着了。恩尼斯搂着杰克。

杰克和恩尼斯把马装在拖车上,而拖车又勾连在恩尼斯的货车后面。

每次要分别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就像以前一样,总是有些紧张。

当运马的车门被关上的时候,杰克会用手套拍着自己的大腿……他看着恩尼斯,恩尼斯点燃了一支烟。

杰克:我要去一趟莱特宁,去探望一下老爹老娘。

恩尼斯(不安地):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可能11月之前出不来了,也就是运完牲口到冬牧开始前。

杰克(呆住了):11月?该死的,那你8月都干嘛去了?老天,恩尼斯。这一个礼拜时间,你怎么不跟我早放个屁。

恩尼斯沉默无言。

杰克(继续):为什么我们非得挑大冷天见面?我们应该去温暖的南方,我们应该去墨西哥。

恩尼斯:墨西哥?(尽量不发火)该死的……你了解我的。我顶多也就是开着车在城里转,给咖啡壶买个把手什么的,还能旅行?

很不自然一阵沉默。

恩尼斯(继续):别生我的气嘛,杰克,11月份我们可以一起去打猎。打一头大麋鹿。我看看还能不能借到唐·劳尔那间木屋。咱们那年不是也玩得很开心吗,是不是?

一阵沉默。杰克继续用手套拍着自

己的大腿——

杰克(非常痛苦,而且失落):这种日子永远过不够,永远不够。(看着恩尼斯)要知道,老兄,这真是他妈的令人憋屈的状态。你以前是来去自由,现在见你简直比见教皇还难。

恩尼斯:杰克,我还是要干活的。换作是以前,我早就辞职不干了。你难道忘了过去是什么样子?那种穷困潦倒的日子。你听说过抚养费这回事吗?实话跟你说,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也抽不出时间。(稍顿)就连这次出来都费了老大的劲。8月份正好又赶上农集。(稍顿)你会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杰克(痛苦地指责):我曾经说过。

恩尼斯一言不发。他慢慢直起身子,抚摸着自己的前额。他走到关马的拖车边,囁嚅着说了一些只有马才能听到的话。然后,他转过身来,以一种沉稳的步伐走回杰克跟前。

他听说过,墨西哥就是那样一种地方——

恩尼斯:你是不是去了墨西哥,杰克?我听说墨西哥到处是那种人。

杰克这些年来一直支撑着,此时此刻终于无法抑制地爆发了——

杰克:见鬼,没错,我是去过墨西哥,那又他妈怎么了?

恩尼斯:这话我只跟你说一遍,狗日的杰克。不是说着玩。我不知道,那些人干的那些勾当,我不知道……但如果我知道你干过,我就宰了你。

杰克:那你也听好了……(稍顿)我也只说一次。

恩尼斯:你说!

杰克:我告诉你。咱俩本可以好好过日子。真正他妈的美好生活。拥有我们自己的天地。而你却拒之千里。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只剩下那座断背山了。一切事情都是从那儿来的。我们的全部,所有该死的一切都在那山上了。别的事情你可以不知道,这一点你一定要清楚。你自己掐指算算,这20年来咱俩见过几次面。再算算你把我拴在身边的日子。然后你再问我去墨西哥的事情。然后再决定是否该因为这些空虚透顶的事而宰了我。你根本不知道这种日子有多难熬。(继续)我不是你,我也办不到。一年才来这深山野岭干它个一两次。(稍顿)我受够你了,恩尼斯。你这没心没肺的混蛋!(停顿)我真希望自己知道怎样才能戒掉你!

我们看到镜头拉回的场景:

就像冬天打开了热气阀,喷出了巨大的水雾,这么多年未曾提起的,当前无以明状的——允诺,誓言,羞愧,罪恶,恐惧——此刻都萦绕在他们心头。

恩尼斯仿佛胸口中了子弹——脸色苍白,愁眉不展。他内心在打一场无声的战争,痛苦使他的脸都扭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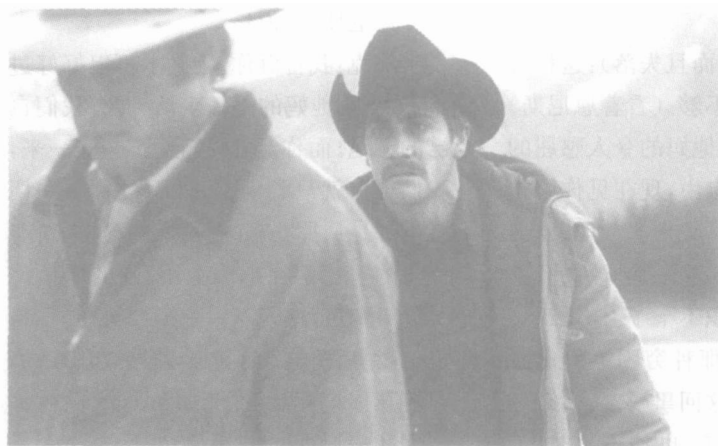
恩尼斯:那你为什么戒不掉?!你干嘛不放过我?就是因为你,我才落到现在这般光景——一无是处,一无所有。

杰克向他靠过去,但是恩尼斯挣开了——

恩尼斯(继续):别他妈碰我!

杰克再次靠近他,这次恩尼斯没有拒绝回避。

杰克:过来……我不说了。……没事



管他知道恩尼斯不会脸贴脸地拥抱他,因为恩尼斯不希望面对或看见自己拥抱的是杰克——此时此刻,他们正沉浸包容在一种静谧的亲昵中,而且即使没有性的渴求和滋养,他们也一样

了,你真混,恩尼斯。

然后……他们拥抱在一起,一次狠劲的、不顾一切的拥抱——像是要化解所有的恩恩怨怨把一切都调整到他们现在所能够面对的局面。但是刚才所争吵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像以前一样,一切都没有终结,也无所谓开始,也无从解决。(切换)

镜头闪回:

外景 断背山 怀俄明州 营地篝火 晚上 1963

杰克和恩尼斯很年轻的时候。

杰克和恩尼斯吃完一天最后一餐。杰克站在营地篝火旁,烤火取暖,就那样一个人呆了好一会儿。

然后,我们看到一双胳膊从他身后把他环抱起来:原来是恩尼斯。这样站立了好一阵子,杰克靠在恩尼斯身上。

恩尼斯的呼吸平和而且安静。他开始前后轻缓温柔地晃动,燃烧的篝火的映照,他们孤独的身影被映照在岩石上。恩尼斯轻轻地哼唱着。

此时没有任何东西来打扰杰克,尽

感觉到彼此的惬意和满足。当时的他们真不是追求共眠的享受,而是一种别的什么令人恍惚迷醉的东西——这个时候,恩尼斯突然哼唱起来他母亲去世之前,他还是孩童时候听到的歌——

恩尼斯:现在醒醒,你怎么像马儿一样站着睡了。(稍顿)小时候我妈老这样说我……

他们就像歌中唱的那样站着陶醉了好一阵子。

恩尼斯(继续):……你也唱给我听……

恩尼斯陷入久远的儿时记忆里,并且低声唱起了孩提时的歌谣……

恩尼斯(继续):我得走了。

他晃了一下杰克,并且轻轻推了他一把。杰克异常轻巧地往帐篷的方向踉跄迈步,然后停下来。他听见了恩尼斯上马时候,马刺发出的叮当声。

恩尼斯(继续):……明早见……

恩尼斯的马突然发出一声嘶鸣,然后是马蹄踏在石上的声音……恩尼斯策

马离去。年轻的杰克目送着他的离去。

(切换)

镜头从闪回切到:

外景 怀俄明州 山区 山路的起点 早晨 现实 1981

我们回到了电影叙述的现在时,此刻的杰克已经老了许多,他望着恩尼斯的小货车,目送着他的另一半消失在远处。刚才的温情拥抱顿时凝固成记忆的片断,成为他们各自分离之后在艰难生活中朴实而令人陶醉的幸福感觉。而且永远驻留心间。

内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丹尼的餐厅 晚上 1981

恩尼斯坐在餐桌旁,吃着苹果派,喝着咖啡。卡西进来,身边陪着一个英俊、体面的男人。他们因为刚才相互讲的笑话而开心地笑着。卡西瞥见了恩尼斯。她对那个男人交代了几句,然后走向恩尼斯。她走到恩尼斯餐桌的另一边,在他对面坐下。

卡西(勉强欢欣):嘿,恩尼斯·德尔马。你到哪儿去了?

恩尼斯:随处乱逛。

卡西(更加平静):我托农场的史蒂夫给你捎口信。而且你也一定看到我留在你家门口的纸条了。

恩尼斯(盯着那个男人):看来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卡西(回头看):你说卡尔?是的,卡尔人挺好。他至少爱说话。

稍顿。

恩尼斯:那好啊,挺适合你。

卡西(站起来):是啊。挺适合我。

然后她又坐下,怒气上冲——

卡西(继续):我真是搞不懂你,恩尼斯·德尔马。

恩尼斯感到自己伤害了她,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时他的神色也变了,生出无尽的悲凉。她知道自己也无力解开对方的心结。

恩尼斯:对不起。(稍顿)我这个人也许没什么情趣,是不是?

她站起身来。

卡西(痛苦地低诉,眼泪快要掉下来了):噢,恩尼斯……女孩谈恋爱不是为了情趣!

她哭着跑开了,跑向卡尔,卡尔在门口候着。卡尔回头看着恩尼斯;恩尼斯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卡尔。卡尔陪着卡西,匆匆出门去了。

透过窗户,恩尼斯眼看着他们坐进卡尔的车里,然后他们快速离开。

恩尼斯神情沮丧。

外景 雷弗顿镇 邮局 白天 1982

恩尼斯从小邮局里出来,漫不经心地浏览着手头上的各种邮件。有股票杂志,百货商场的售货广告清单。

他的目光停下来:一张写有他自己字迹的明信片,收件人及地址是得克萨斯州奇尔德雷斯镇乡村地区免费邮递二所,杰克·特维斯特收。

在收件人地址的上方,盖着一个红色的邮戳:收件人已故,退回原处。

外景 雷弗顿镇 付费电话 白天 1982

起风了,尘土飞扬。

恩尼斯在拨电话。

银幕分割成：恩尼斯站在怀俄明州雷弗顿的街上，一只耳朵上挂着听筒；卢琳·特维斯特在得克萨斯州奇尔德雷斯镇的起居室，这是一个一尘不染，装饰奢华却又很庸俗的客厅。

卢琳大约40岁，正在接听电话。她的头发高高蓬起，但发型很呆板，头发也染成了金黄色，脸上的妆更为浓艳，神情举止已是一个地道的商人。

卢琳(表情冷漠，话锋直接)：喂？

恩尼斯：喂，你好，我是恩尼斯·德尔马，我……

卢琳：谁？你是哪位？

恩尼斯：恩尼斯·德尔马，杰克的一位老朋友，我……

卢琳(打断恩尼斯，语速极快，容不得别人插话)：杰克提起过你。我知道，你们是钓友还是猎友来着。我本想通知你的。但不知道你的名字和地址。杰克向来只把朋友的地址记在脑子里。

恩尼斯：我之所以打电话，是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卢琳(平静的口气)：噢，是的，杰克开车去看他爹妈，回来路上给轮胎充气时，轮胎爆了。轮胎钢圈砸到了他的脸上，砸碎了他的鼻子和下颚。把他砸晕过去了。他就这样不省人事地躺在那里。等到有人发现时，他已经淹没在血泊中了。太可怕了。他才39岁。

外景 雷弗顿镇 付费电话 白天  
稍后 1982

卢琳已经不在银幕上，镜头里只有恩尼斯一个人。他一无言以对。突然他

怀疑杰克会不会是被人用铁棍打死的。

(切换)

画面迅速切到：

恩尼斯的视点：旷野之中 黄昏

1982

画面闪动——只是一两秒——我们和恩尼斯看见，在黄昏的薄暮下，三个打手正在狠命地打一个男人，其中一个人用的是铁棍。

(切换)

画面迅速切回到：

外景 雷弗顿镇 付费电话 白天  
稍后 1982

就像北部荒原的凛冽寒风不断侵袭着恩尼斯。他仿佛冻僵了。他不知道整件事情是在哪里发生的，真相，是铁棍——还是意外。鲜血沿着杰克的喉咙汩汩而出，甚至没人救助……

风呼呼作响。

卢琳(不能确认他是否还在听电话)：……喂，你在听吗？

恩尼斯：他就葬在那儿了吗？

卢琳：我们在那里立了块碑。我们按他的意愿把他火化了。一半骨灰葬在这里，另一半送回他父母那里。他曾说过，死后想把骨灰撒在断背山上。但我不晓得那个地方在哪儿？可能断背山是他长大的地方吧。你也是知道杰克的。那地方没准是他凭空想像的。他常说那儿有蓝知更鸟歌唱，威士忌流淌成河。

恩尼斯几乎无言以对——

恩尼斯：……不，夫人。有一年夏天，我们一起在断背山放过羊……

卢琳：哦，他说那是他最难忘的地方。起初还以为他是酒后胡言。他经常喝

醉。

恩尼斯：他父母还住在莱特宁吗？

卢琳：他们一辈子都呆在那儿。

恩尼斯：那，不好意思打搅了。真是对不起……我们曾是很好的朋友。

卢琳：联系一下他父母吧。如果你能完成杰克的遗愿，他们会很感激的。我是指骨灰的事。

尽管礼貌周到，但口气冷若冰霜。

恩尼斯挂断了电话。

他看上去面若死灰。

外景 莱特宁公寓外面 怀俄明州  
特维斯特家 房间 门前走廊 白天

1982

恩尼斯把车停在特维斯特家的门前。他下车。

一位非常瘦弱的女人——大约60多岁——从屋里出来，走到门前的门廊上，这是一所经过长时间风吹日晒的住宅，共有四间屋。楼上两间，楼下两间：这就是杰克小时候住过的房子，这位女士就是他的母亲。她眯着眼向外斜视着恩尼

斯的敞篷小货车。

内景 莱特宁公寓外面 怀俄明州  
特维斯特家宅 房间 门前走廊 白天

恩尼斯和杰克的父母一起，在小厨房间里，他一直站着。

与他对面坐着的是杰克的父亲，他双手交叉叠放在塑料铺成的桌面上。这位父亲很强壮，性情暴躁，饱经风霜，而且言谈尖刻——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们可以认定他就是那种在“乡间池塘称霸的公鸭”那类人。

杰克的母亲却是沉默无言，非常伤心地站在丈夫身边。

恩尼斯从他俩身上都看不到杰克的影子。

杰克的母亲（彬彬有礼地）：要来杯咖啡吗？要不要来点樱桃馅饼？

恩尼斯（语气生硬，但是礼数周全）：谢谢，夫人。来杯咖啡就行，馅饼就不必了。

约翰·特维斯特用一种心知肚明，并



且有些怨愤的表情盯着恩尼斯。

恩尼斯(继续): 杰克的事我深感难过……我无法说清自己心里有多难过。我们相识很久了。(稍顿)我这次来是想对你们说,如果你们想让我把他的骨灰带回断背山,听他太太说,这是他的遗愿,我会很乐意代劳。

屋子里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凝重气氛。

恩尼斯清了清嗓子,但是也不想再多说。

约翰·特维斯特: 告诉你。我知道断背山在哪儿?他肯定是他妈的很特别,觉得家里的祖坟配不上他。

杰克的母亲——尽管永远同自己的丈夫在生活中不和谐,但是一直委屈求全地忍受着。

约翰·特维斯特(继续): 杰克总是念叨说:“恩尼斯·德尔马。”他总是说,“总有一天我要把他带到这儿来,然后一起把这个农场打理得像模像样。”他还常异想天开,说你俩要一起搬到这儿来,盖间小木屋,你来帮忙经营农场。(稍顿)后来,这个春天,他却带了另一个人回来,修缮屋子,帮忙打理农场。那人好像是在得州的一个邻居,是个农场主。他还说要同老婆分手,搬回这里来。(嘲讽地)他是这么说的。但杰克的大部分想法是实现不了的。

一阵沉默。

杰克的母亲: 杰克的房间我还一直保持着他小时候住时的样子。我想他也喜欢那样。(稍顿,继续)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上楼去看看。

恩尼斯面对约翰·特维斯特站在厨房里。此刻他只想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到任何别的地方都可以——

恩尼斯: 好的,夫人,谢谢!

内景 莱特宁公寓 怀俄明州 特维斯特家 房间 楼梯上 杰克的房间  
白天 稍后 1982

我们看见恩尼斯登上一段狭窄的楼梯。他走进杰克的小房间,那里被西边窗户射进来的下午阳光晒得暖烘烘的。杰克窄窄的小床靠墙摆着,床上满是阳光。另一面墙边靠放了一张用旧的桌子和一把木头椅子。床上方的木架子上放着一把点22型的小猎枪。

杰克卧室的窗户对着楼下一条肮脏的马路,马路向南延伸……这是惟一条离开这个鬼地方的通道。恩尼斯走近窗户,打开它。

恩尼斯在窗边坐了一会儿,眺望着眼前广袤的荒野。

然后,他转过身来,巡视着房间。

恩尼斯看见一个壁柜。他站起身来,走了过去。

这是一处浅陋的空间,柜门上横着一根木杆,上面挂一袭印花棉布的帘子,半遮半掩,如果不在意就会忽略了屋子里的这处空间。壁柜里两条折得整整齐齐并且熨得平平整整的牛仔裤,挂在铁丝制成的衣架上。地板上是一双穿破了

的搬运工穿的靴子。  
恩尼斯的目光移向壁柜里的左面,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到墙体形成了一处壁龛——一处非常隐蔽的地方——就在这里,钉子上笔直地悬挂着一个衣架,

上面挂着一件衬衣。

恩尼斯掀开袖子：这是那件在断背山的时候，杰克常穿的衬衣，袖口上面还有一些干了的血迹；里面是恩尼斯以为老早以前就丢在断背山的那件衬衣，这件衬衣脏兮兮的，口袋也破了，有些扣子也不见了，没想到它竟被杰克偷来藏在他的衬衣里面！两件衬衣叠在一起，就像两个人的皮肤彼此交融在一起，一件贴着另一件，也就合为一件了。

恩尼斯把脸贴着衬衣，慢慢地吸气，希望能捕捉到杰克过去在断背山上留下来的温馨气息，包括咸咸的汗味，和淡淡的烟草味道。但是那气味已荡然无存，只有残存的记忆，还有对断背山无尽的怀想。然而此刻除了他用颤抖的双手抓着的衬衣之外，其余什么也没有留下！

内景 莱特宁公寓 怀俄明州 特维斯特家 厨房 白天 1982

恩尼斯下楼，重又站在厨房里，拿着他的帽子。杰克的母亲为恩尼斯把两件衬衣用纸袋子包起来。

约翰·特维斯特仍坐在桌旁，永远是那种生硬、恼怒的表情。

约翰·特维斯特：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家有祖坟。我们要把他葬在那儿。

恩尼斯面对这种局面，也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他朝老人点点头，似乎理解了他的决定。

恩尼斯：明白了，先生。

杰克的母亲把包着两件衬衣的纸袋子递给了恩尼斯——

杰克的母亲（同情地）：有空回来看看我们。

恩尼斯（点头）：谢谢你，夫人。

恩尼斯戴上帽子。他离开了。

外景 莱特宁公寓外面 怀俄明州 特维斯特家 庭院 白天 1982

恩尼斯回头望着特维斯特家，目光移向杰克房间的窗户。然后，他转身，在小院里站了一会儿。他望着远方：在空旷的地平线和这房子之间空无一物。

外景 莱特宁公寓外面 怀俄明州 特维斯特家 满是灰土的车道 白天

恩尼斯坐进他的车里，驾车沿着坑坑洼洼的路面颠簸向前。

外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德尔马的拖车房 下午 1984

风一如既往地刮个不停。

我们看见恩尼斯简陋的拖车房，他那破旧的小货车就停在房子前面。

就在门右边装了一个新邮箱。恩尼斯的手上有一叠背面有不干胶的数字号码。他从其中撕下1号，然后是7号，组成17贴在了邮箱上。恩尼斯往后退几步，检查着数字是否贴正了。

我们看见一款1982年的新轿车驶入恩尼斯门前的车道，然后停在他货车的后面。引擎熄灭。小阿尔玛走下车，关上车门。

恩尼斯笑了。

小阿尔玛向着父亲走来。

恩尼斯：嗨，你来了，小宝贝……

小阿尔玛：嗨，爸爸……

恩尼斯给大女儿一个笨拙的拥抱。小阿尔玛回应着父亲的拥抱——很明显她真的爱自己的父亲。

小阿尔玛（继续）：喜欢这车吗？



恩尼斯点点头——

恩尼斯：你的车？

小阿尔玛：柯特的。

恩尼斯（有些困惑）：还以为你是跟特洛伊一起呢。

小阿尔玛：特洛伊？（翻了翻眼睛）爸爸，那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沉默一阵。

恩尼斯：特洛伊还在玩棒球吗？

小阿尔玛：我不知道他在干啥？我现在是和柯特在一起。

恩尼斯：柯特是干嘛的？

小阿尔玛：他在油田工作。

恩尼斯（点头）：壮汉。（稍顿）你已经19岁了。我想，无论什么事你都能自己作主了。

恩尼斯打开拖车房的门，他抓着门，让小阿尔玛进屋。他们进入，门“砰”地一声重重关上了。

内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德尔马的拖车房 下午 时间延续 1984

小阿尔玛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

恩尼斯站着从一个脏旧的自动咖啡壶里为小阿尔玛倒了杯咖啡。我们听见风仍在不停地刮着，弄的拖车房“嗖嗖”作响。

小阿尔玛巡视了一遍几乎空空如也的拖车房，这样一处住的地方如果可以称之为家，便是简陋到只能维持普通家居生活的最低限度了：屋子里有一张变形的躺椅，前面放着一个装牛奶的塑料箱子，上面放着电视机。另外可以称得上家具陈设的就是福米卡牌塑料贴面的廉价桌子，旁边有两张歪斜的椅子和一个

冰箱，以及一只很小的烤炉。

小阿尔玛（心酸地）：爸爸，你该再添些家具。

恩尼斯把咖啡壶放回到简易的自动咖啡机上。

恩尼斯（扫视着空荡荡的拖车房）：一无所有，也就别无所求。

恩尼斯在小阿尔玛的对面坐下。

恩尼斯（继续）：有啥事吗？

小阿尔玛搅动咖啡，思考着。这事对她来说，有些困难——

小阿尔玛（亲切地）：我和柯特……我们要结婚了。

恩尼斯看着自己的大女儿。

恩尼斯：你认识柯特这个小伙子有多久了？

小阿尔玛（放松下来，以更快地速度讲）：快一年了。我们的婚礼定于6月5日在卫理会教堂举行。到时珍妮唱圣歌，蒙洛负责接待。

沉默一阵。

恩尼斯：柯特这个小伙子……他爱你吗？

小阿尔玛对这个问题有些惊讶，并且也有所感动——

小阿尔玛：是的，爸爸。他爱我。

恩尼斯点着头，若有所思。

小阿尔玛（稍顿，继续）：希望你到时候能来，爸爸。

恩尼斯：我到时可能正赶上去提顿镇圈农场……

小阿尔玛内心绷紧的东西放松下来。她点点头，表示理解。

恩尼斯注视着对面的女儿，意识到

了她的失望。

他站起身来,走向冰箱,然后打开它。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廉价的白酒,这还是和卡西交往时留下的。

恩尼斯(对女儿笑笑):你知道,应该能找到个新手来顶替我……

他从洗涤槽旁边的架子上拿下两个装果冻的杯子,拧开杯子的盖子,往里面斟满酒——

恩尼斯(继续):我的宝贝女儿……要结婚了。

他递给她一杯酒,然后坐下来。

恩尼斯(举起酒杯,继续):为阿尔玛和柯特干杯。

小阿尔玛笑了,和父亲碰杯。

恩尼斯因为女儿的开心也笑了。但是他的笑掩饰不了他的遗憾和渴望,因为他无法拥有正常的生活,而且永远不可能有。

外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德尔马的拖车房 下午 稍后 1984

恩尼斯站在房子外面。

小阿尔玛坐进柯特的新车,她在倒车,然后上了车道,开车走了,她走的时候向父亲挥手。恩尼斯也向她挥手,直到她在路上已经驶出好远。

他转身走回摇摇欲坠的拖车房里。

内景 雷弗顿镇 怀俄明州 德尔马的拖车房 下午 时间延续 1984



恩尼斯回到房间里,看见小阿尔玛把毛线衫留在了椅背上。他拿起毛衣。匆忙走到门口,去开门。

她已经走远不见了。

恩尼斯叠好毛衣,走到小衣柜前,打开门。他把小阿尔玛的毛线衫放在衣柜架子的最上层。

就在衣柜门的背面,我们看见了那两件衬衣,挂在一个衣架上。在衬衣的旁边,是一张断背山的明信片,粘在了衣柜门的背后。

恩尼斯已把自己的衬衣从杰克的那件衬衣里拿出来,然后小心地放在自己衬衣里包裹起来。

他激动地抓着那件衬衣最上面的纽扣,泪眼迷离地凝视着那两件衬衣——

恩尼斯:杰克,我发誓……

他站在那里好一会儿。

然后,他关上了衣柜的门。

他望向窗外,目光消逝在一望无垠的北方广袤荒原里。(完)